譃菴文飯小品

諕菴文飯小品目次

卷四

記

傳

謔菴文飯小品卷之四

山陰王思任季重父著
孫王徐錫孝伯父訂

記游覽

游靈巖記 山東

域中有四大刹靈巖居其一以泰岱之屋烏也乃兼有佛化見道場當谷口有峯堡而立就之猊蹲入谷三里許一梁橫跨水淙淙出焉北山但若渴得水便

佳寺古廢然材盡豫章麗猶舊家面月謁五華殿中須彌南觀音北藥師東釋迦西阿彌各莊嚴精好云是晉像殿右古楠則霜溜石根與泰山松通寒擭氣矣上千佛殿曾藩所布金錢也萬緡一繪耳乃入禪室綠竹漪漪亦山之阿從香積厨捫泉而上謁后土夫人殿俱雄兀堦前看四山宫宇費幾許膏汗而令盡不仁也上達磨菴隨喜鐵袈裟從山湧起高四尺祖其半文似水田匾金耶石耶不可辨或曰神通游

戲名山中往往有之更上爲曲水亭石可几而流可
觴望江南耶又上爲芙露亭佛座下一勺之多青而
泚又上爲抱靈亭老壁千仞雲木鬱栩絕似五臺秘
魔壓欲訪禪林功德兩洞而路晚不可即乃歸宿夜
無如秋魚刺鯨荷夢同峯冷賢明禮牌支塔佛圖澄
攷之鎖水者今漸殂落愍道人救饑不暇矣入魯班
洞門樹不啓幻其事耳而所謂通明竅者亦牛首倒
影之惑惑愚兒便笑也王弇州謂其弟有泰山不可

徐亮依同
山用大恩
人悉所依
讀璐貢綃
說答下小
之科此美
亡何我談
也

無靈巖矣固食指不靜者即棄此寸巒可矣是山開
於漢盛於晉唐中興於弘正碣碑臥立亂如漏澤之
標見未曾有而皆應付靈巖者似此間不書一通終
少一段某人來此也歸途欲艸一疏上之不果然猶
記其畧曰願乞
陛下一專敕使臣乘傳走四天下得便宜行事仍錫
臣墨煤萬斛加以如月之資凡遇名勝之地有所題
說者間存其可餘悉聽臣劈抹用冷泉洗之[illegible][illegible]

盧子占曰若大題目若大文章同筆不相下吾亦讀之而氣奪視

洗山川寃辱以章
陛下好生之德

觀泰山記

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兒時問先生遂結一碧痞十二歲從圩江還驢上見嶧山是矣非是而痞乃痛既以姑洗令兩附輯圭走兗道僅宿春耳終不我即去來歎歎青未了也丙辰之冬岱入夢意惡之丁巳左官齊慕開府李公丙卿修年好予還匭觴之謂泰山

色且落于馬首幸以所得來而直指畢公又申之以嘉命今日無筮籌之愁明日有順風之縱少伯纔出石室得夷光而入洞庭也景月俱賀矣乃以六月念四日至博邑寅鼓飯家力汰弱獎健肩輿出登封至紅門改腰筍看泰山易與耳吾家泰望兄弟也兩記至朱甞言將毋同至一天門壑石礬碓歷斗母殿高老橋祈澗潺潺幽雌靡定數里爲水簾洞晴捲不下而意可會也又數里爲馬棚厓言厓可屋馬也又數

里爲回馬嶺蹄至此不可使爲緣也又數里爲黃峴嶺得名以色此泰山轉伏轉起之喻也微來一峯當向人前雄誕謂不讓泰山而至此羞澁稱婦子十步一休五步一徊苦甚而得快活三此三里人氣一鬆謂之快活三也對岸諸峯赬紋蒼點披麻皴皺起數折而憇玉皇閣以爲至矣舉首天絲杳杳猶然更衣亭也兩記室日夥頤泰山之高洸洸者泰望到那許隱殷響中見紅沫者二天門乎且摩蛟龍石蜿蜒而

游也越數里飛瀑砰下高山流水子牙鼓於此乎御帳厓朱畢之以是秦人所蔽風雨也何物墓傍松奄奄一息而猶忍大夫辱爲又數里上朝陽洞登振衣亭望徹來良怯逡廵已耳臣僕下所謂有丈崖大小巃嵸者盡夾壁天穿仙巢靈篋鐵絡硍礌止許五丁削一縫與人也後人見前人履底前人見後人頂如畫重累人正其際耶自十八盤以上松益瘦瘦樹堅果苔繡或蒼或白路榜立終無橫人豈特不與滕共

顛兩相支而已距躍三丈輿人不我戒級牛周首幾
嚇廢而目與膽大怖蓬蓬獵獵者即來破肉生乎雲
三伏之仇亦一快事自三天門內逶迤數里如入小
村頂在股掌矣予意先謁青帝而道士第知有元君
考元君之始黃帝封岱遣七女雲冠羽衣迎崑崙眞
人元君其一也而祠前載西牛國石氏之女得晉仙
指入天空山爲碧霞君則又不知何據金壁輪奐靈
爽赫然而嶽宮之𡉏反有遺漫者豈嶽帝似士官而

元君爲置吏耶元君走四方如鶩歲投金錢數萬計、
士女香燈丐啼唄誦雷吼谷搖有臆蹟至此者而是
日僅來一二輩得饗淨游之福甚恬之日小午霧蒸
蒸起、道士以爲頃刻海布則又甚虞公羊氏之說乃
飯罷、天漭如碧得禮青帝宮右行而登玉皇殿後有
石壁廿丈、明皇紀泰山銘字俱掌大八分古勁當是
倣韓擇木筆、有桃花泉題兩餘雲海傍即蘇頲東封
頌、而林焯以忠孝廉節劉蓋之、爭家堂中物、強叔韶

泰山、此豈可令乃祖林放見耶過每一歲字句贊学
何處不可惡而共欲黥泰山爲亟去看無字碑丈許
滑玉若幕覆然、絕非此山物、不知何以鞭來祖龍欲
無字今儒欲有字蒲車菹秸幸不爲所坑耳焚書有
逑議哉乃上登封臺而泰山之極詣於此呼吸通帝
座矣下視茲茲野馬也絪緼也有蠕引數灣或明或
河者濟耶泗耶汶水耶而徐蹲几下者又徽來耶卯
岸拱如龜伏者梁父長白諸山耶七十二君之所封

也孔顔之所語也曹謝李杜諸老之所美詠也此也
望後嶂一圍其左肩更矗石黃蒨累纍突而成何嘗
吳閣石田輩來此肩一屏去以予所目萬雅飛至青
有三十餘層俱覊弱不前前日濟南華不注一孔粽
爾若頂閣得付一炬吾當盤礴仰空以天爲紙濡墨
北海寫一大字此後投筆可矣而道士又爲予言黃
花洞幽絕也則從丈人峯取徑扶荒耐怪十五里不
易聲蛇行而得亭焉觴松枝閣望其下黑壑毿毿

洞即天空山也不甚廣勝元君拇指飲其泉兩腋毛冷人言泰山松泰山實無松但稟石氣多隱壽於此者勝爾欲取桃峪尚遠還經回鴈峯下殷不使目矣乃少臥署中以日之西乘五花岡觀周觀酌玉女泉洌之捫李斯篆念九字琳死請凡兩山秦詔何果也然非天子不考文豈得人誦泰山哉即李斯一畫今人秦曾夢見而反燕之垣尻棘首將官學不師古矣左行而下爲禮斗臺會班洞樓則無與而白雲洞凡

幾併揚侍郎書兩天下三字差可人乃上月觀指點州城畝餘方幄而穹窿之嶽宇棋枰白杪而巴道士言其峯火熠其凌虛其神霄其寒天勝劉盆子俱迻照中影旆不大悉歸路暝矣沮寒久夜盡集暑具守腹背猶不支起看落頭萬星如斗欲滴又如月睛動閉不等月去宮賜尺五也相與發松走月觀過漢武玉檢碑不見白雲封起但有竒鬼傳人久之黑中一帶血融融然俄而茁蹁爾時而盛人齒戰擊盡保亭

中已辨字而山半寂無雜喧覛下方漆昧正人世藏
醞時也海氣不清熤熤金盪者有物縣之雲耶山耶
不可知亦無赤光可探不如吾鄉越嶂早望反得晛
快道士以爲非秋不見則日觀此來偟寒多許人矣
居叔簡之辭不道學也從望海石履仙人橋窺捨身
崖有大人先生以孝經作法律巨書於石效之人愚
而誤勸之人古而廷年年無禁者何似神道設教見
夢於元君之易從乎乃別嶽歸下南天門一瞬頃不

知吾何以上輿股慄甚以予身蕩之兩手據竿僥倖不振落耳仍觀石經峪盤似虎丘大有流趣乃元人書佛經一派活泉鋪過而明人遂刻大學一章以敵之若極此輩至山麓日已踰午不及看漢柏第向仰數十里壁立萬仞又靄靄雲氣中也生中國或不能見泰山見泰山或不能游游矣或不能盡盡矣或不能兩日之內毫無所礙無人而獨領吾乃知嶽游有夙嚮音之夢非妖也至愚任日吾登月觀日落如東

思路雲譎海幻終將之有故所以言一出而難解爲工 孫輅錫識

有日之觀吾登月觀月掛如船有月之觀雖不兩得亦未兩失也泰觀入烏吳觀無馬則斷斷分矣庶幾周觀之東乎泰山丑寅交代之地是帝之所出震也萬物怒生於此首建元氣磅礴形即壯焉宜其父崑崙而兄四嶽也人身七尺眼僅寸餘所見者百里而域泰山有丈目即可以通萬里乃其軀四千丈當如何視南旬耶維天東柱障大海鎮中原鍾賢聖典雲物潤兆民府神鬼變化無方奇不在一泉一石間也

此不可以游賞而可以觀善觀者觀其氣而已矣孔氏觀之曰渾然孟氏觀之曰浩然俯察厥理各有所會登泰山孔氏意也小天下則孟氏意也若予之意止在泰山一片青也今而後予之腹其空洞矣乎

謁孔林闕里及孟廟記

地自生孔孟而鄒魯之鄉遂稹朋友之義千里登堂予於先生何分也而可有過門之憾耶則旣登泰山以望其氣矣從山麓東行三百里至曲阜石俱骨走

黃太沖曰吟繹中獨寫遊眼于古卞被之非忽然大是

渡泗水忽數千頃蓊翳翳雞至聖林耶由輦路過洙水橋有石人二劍笏儼如石麟虎四華表二肅拜享殿之下觀子貢所植楷先爲子思墓左伯魚上則吾夫子之藏也少昊氏雖墟於此而奎婁之精中和之脈至仲尼而始會泗水卻流黃玉提命此事不可語凝人第鳥巢荊棘非有目者所章章乎然生事大聖賢更切於英雄夫子常欲觀人葬郎延陵坎子猶往觀之以此知向離食與環泗迎洙人之葬聖人與抑

聖人之葬聖人也吾見若堂者矣而斬板封鬣不取修泰尚夫子之志乎哉右三楹題子貢廬墓處妄意泰山將頹夫子獨語之子貢而他日多學多能諄諄然欲點紅爐之雪必身後事命子貢襄之聖人亦有密教不可得而聞耳林木皆遠方弟子手植至不可知名而孔氏纍纍環牆垣之外三千年不異處堯舜無此盛美也辭墓登樓觀嶧山一點正案東南而顏母尼山啓聖顏林俱在顧盼間從角圭門入觀闕里

舁兩生引由毓粹門經金聲門謁太成殿瞻拜聖容以文宣王冕旒鍾鼎尊嚴壁有行教像顏子隨後者是顧愷之畫小影像按几而坐者是吳道子畫恨不見司馬朴所藏輞川筆定別有一種文氣道氣也殿之後日寢殿日聖蹟殿殿之前日杏壇二字党懷英書至中門左有夫子手植檜文陽紐枯而不朽米元章贊殊可讀徘徊奎文閣下天風穆冷古柏森然碑自蔡中郎陳思王以下不可勝捫左爲家廟詩禮堂

古槐瑰石不知幾何歲月右爲啓聖殿金絲堂則魯共王壞壁處也髣髴有人謦咳云乃從壁水出櫺星門而會臺雙闕五丈兩觀值大火正酬不能悉槪記止從陋巷窺顏井謁顏廟規制禮樂稍殺於夫子而一變天人受此華報斯亦好學之明效也次日從稷門出看郭外坦夷如楮埊舞雩臺過九龍山忽憶李文正之句一方煙火無菴觀三氏絃歌有子孫真能詞曲阜縣者矣日午抵鄒謁孟廟古栢蔽芾樂正子

祀焉東祠孟母傍有小石像是孟子踞而愛敎者面稍肥似帶瘦氣庭前有元祐時所植四大槐或曰孟母夢泰山神乘雲至嶧而墮乃生孟子由是觀之孔孟之秀皆泰岱所鍾者也不三百里之內而數聖比肩頗絕今古予由胎以來仰止夢寐又以一月於役得慰所私處往實歸其視皓首牖下汩沒塵中者得失幸否相去何似耶時萬曆丁巳六月念八日紀此志榮若夫賛述詩歌則旣遊聖人之門矣以讓能者

游嶧山記

[illegible]能友月
[illegible]游多矣
[illegible]懷古與
有谷者山
濟水經似
[illegible]畫入變

予游嶧山而知天下事不可以道徬忽也蓋予游嶧山而幻軀凡數化泰山之石方而嶧山之石圓山如累卵大小億萬以堆磊爲奇巧以穴洞爲玲瓏以穿夾爲游覽路一沙彌作導師至渡空舟則無隻馬兩[illegible]支蓋自蔭而予化爲隸伏熱正毒探渠祝泉

[illegible]
[illegible]使人悅
[illegible]者而發
[illegible]延者入
[illegible]仙之聲
[illegible]不知勝

頂無冠脊無纓而予化爲野人入盤龍洞觀石鐘豊下銳上寶鑽滑試數悑擻免無足月正大之事而予

恭孫頭偷說將江搏捉孩賁支與三昧不可思議之妙也

又化為偷上大通巖臂引杖接而子化為蒼擭仙人洞外伏內昴中俱白屎而子化為蝙引至菂龍洞則以胸席石覆臥而申之上下受半尺四方二尺三折約十丈餘其發者肩也縱者腹也頭髮怖而手足癢趾界數焉者不寧氣一視便堪悶絕而子於此為守宮將至玉華頂與仙人對博矣而壁陗二丈下臨萬仞望岱秀天齊四基蔥鬱賢聖之宿宅神洸洸也粘滯壁間終不敢上而子化為蝸私念幽奇至絕愈化

愈下何不騎大鵬俯瞰齊州九點烟郎吾家子晉鶴背上盡足鞚引翱視而託言蝶無所不栩蠓無所不慕肝臂無所不託英雄自欺矣遂不克頂遙知古來文士必無問頂者至拘龍洞而投策歎返也不親歷人且欺我也是山也其古蹟之最著者曰嶧陽桐尚檻其半曰李斯碑相傳有之曰紀子墓曰聖賢遺像曰顏子石其古剎曰興國寺萬壽宮玉帝殿其泉曰源頭活水曰蓮花池曰耳泉洞其名石曰象牙曰石

劉幼孫曰前記佚其雄特上下大閣大[illegible]是我齊魯一片青史

鼓曰龜石不可枚舉人人得以意呼之其大觀曰南天門此皆望而可得者也

游歷下諸勝記

華不注大明湖趵突泉濟南之三譽也東北山渡海謁岱如鴈陣點點距翼飛止而華不注虎齒剌天肥而銳似帝青寶碧十分登望者予時僑居歷山書院幕僚程張二君以斗酒洽之漱玉亭上觀所謂趵突者昔時劍標數尺而今僅爲抽節之蒲諸童子浴裸

褒之王屋之氣日短一日矣泉也且泉之左為于鱗先生白雪樓已別有所屬何處非中原吾黨也樓也且明日引鏡眉間黃起則旣抹馬矣盡辭上官之後披襟獨往歷下亭子一看菡萏千畝流光遡空蘆中人誰與若肯為我請漁笛數弄我不難賡桓伊也盈盈脉脉無以持贈人亦誰可笑語乃乞北門鎖鑰於某萬戶倩聊覘為光明焉南山危矗如佛首者歷山耶舜所耕在濮此何以歷焉戴玄趾詩送我平生少

知已慟哭鮑山邊東望有青蔚起者是矣元張養浩龍洞記晝陰刻險湧中帶笑也且寄語東南之岸雲巔以他日北望華不注而逢丑父卒智在此間與安得從轢源賒一葦直酌華泉下也夫山水之理必承可齒莽而得濟南名勝尚稱幽夥一眺望間而欲了上下千百年之事此不過望屠門而食氣者不可以傍驕人雖然疏籠之羽義無反顧而吾猶得翺翔成巔以去雖不滿腹亦不虛歸矣一臠全鼎窺蜜無中邊

趙若臣曰為清凉一索符瀟季重飛來雪游雄暢作宮不得埋也吾讀其獅窩金閣嶺和老杜鉄堂峽等什剽悍斗潑虎覗千

其韻一也且食肉者何必馬肝而盡哉

游五臺山記 山西

形生者久氣化者幻則天之所施遂無壽焉者乎曰有之天無壽風壽雨而有壽雪三千大千之界予不能知而盤古之雪都於蔥嶺分封峨眉支衍於五臺則今目之所及也顛之三十果僧月峯曾為予言五臺有佛雪稱者是萬年物予不可作含衛三億人而萬曆庚戌予以遷客過繁峙正月闕寒銳然往觀之邑

參無添損不可一世而茲記獨幽絕冷險石穿天令人忒惕氏舞即詩筆二字禁體五藝文休見之必亦起來說字乘才綺不止覺詫之作

生鄭振之導焉由滹沱逾峩峪潺潺聽廣長舌也先得圭峯寺山顚肉土其堅踰石躋藤而上前擁十二峯如壁右蓄勺泉嘉靖中□闖入谷民保焉鏃飛三日不下老僧以脫粟話古昔境也歷熊頭豹子無厥不剔閒關四十里所過人家俱在水車風櫑裏投祕寄寺木乂和尚脩行處也今日祕魔巖路僅絲懸尋鐘愈杳凍嵐逍瞋人栗馬蠣劉絮峙觴焉而予同鄭生牛飲之蔬松投浴夢寛冷然掛峯西也次日禮佛看

四山矩西欲知礙魔所以蠢頭陀嬖官哆其戶而已三昧經云文殊將百億魔官一時斂毀波旬自見老羸拄杖恐怖謂之弊魔意或芽於此巖之西有飛女崖相傳代州女不偶父母勸之投崖翼去自此披霽剝峭寒風積愁雲繫馬頭見有涂者纔數丈而到衣已繡成雪朵也山盡豫章之材居僧苦其荒壑斧斤不力在在付之一炬樹故名柴木得雨之後精氣怒生菌如斗壯所云天花者也故見得無本輒易耳纖

是木胎稟兌氣辣飽風霜若努萬牛𢌞首徵出長江則靈光突兀何必第魯國巍然而且尸之烙之磨之辱之骨不如吾鄉六尺榆引聲價也雪甚遂蔽馬腹宿獅子窩昔人見萬千金毛嗥天吼法有宰者波雄麗鈴語清越而綏綏者入幌次日雪深數尺強以皮縢泰役陶上獅嶺踰金閣天忽大霽日苡道道旁雪光瑜不可視是時萬頃同縞雄合物魂盤度會謂是介淡滓之間窿窿盡閉碧青綠界天正分其半若不

得天力薄剛則人在杳白際混沌不可知以故刻刻
呼答如印印塗僥倖前僧穩熟不則乃公栝竹輿雪
壟蔣伽中將與銅駝玉馬相終始矣始知乏趣袁安
閉戶守平安寧是耳至午下小清涼看般若石脩廣
五丈任受如許人必不登牛馬靈異蹟也寺後兩楹
絕壁錦堆溪鳴琴筑我極戀此處可以飲酒緣渡而
捫古清涼山無泉脈所云月峯所一兜也之十八年
前曾訂予罕山言俱檀氣今我來恩蛛在網矣低回

拜之而夜大衆皈依梵鼓歡騰松積雪朔午夜如月
不知世界之爲玻瓈水也爲兜羅綿也次日復下小
清涼上金閣朱甍鴛瓦貝葉千巖中有立佛數丈最
爲無畏然蟲魚篆幡蘚苔畫座寺不支矣過數里爲
普門精舍地新福佛貌精好中官各欲爭勝則內帑
之力可須崖腹布樓一派餌香谷者雲仙妙可層遊
即松徑沓幽亦有花木深意乃從九龍岡春取捷下
澗道以螺旋之以狐試之巨石礙天老雪結石驟跡

把滑人面血素不定就中惡樹怪藤生欺強阻想有山以來我行第幾人也盼見竹林寺塔人命差有歸著然盤折良久始得之寺主澄公慧業文人也赦山蘇破蓮社唱和數絕便欲下榻而五臺梁明府訂晤在花園寺去之取道巡檢司先是山中採花聚歷故有徵兵之設今作穢粉街酒僧博少每每混稱名字又臺僧彼此婚嫁習以爲常而伽藍若罔聞之豈佛不校此輩故作平等觀耶花園寺漢明帝所題大學

靈鷲者也西域摩騰蘭以天眼觀見文殊住此此刹最
麗梁明府先期左去猶得藉其飫喫寺旣偉盛而
中官以金瓦其殿且脩無遮齋鐘鳴鼎食施氣甚張
晉大饑數千人走活夜則裸而窟焉獨僧主之此功
德不作未來者也次日登菩薩頂上羅睺寺與西來
僧坐語半晌了不異此中人但俱老童子飲水一盂
豆七粒耳臺山其一文殊而祈媚者各傍一事羅睺
寺曰唐人張天覺見神燈於此圓照寺以爲舍利寶

惠我真容院即大士現相七日而就塑者下塔院寺則云昔有貧女牽犬丐食遺髮於此化為金絲而去總之真幻隨境妄言之而姑誠聽之何傷又遷延而至北山寺觀金剛窟門扃不啓相傳三世諸佛五百應真俱有事於內又至三塔等寺環髻疊螯雖多圯廢吾獨喜古佛殘鐘短垣貧剎寒溫一茗絕勝得意𥳑作野狐態也夕陽將下而紛糅者復尤結矣五臺不能遍登登其極者無如東北次日走北臺之半陡

風矢透人僕稿葉毒龍玄獄望之惱酸遂以華嚴嶺
歸宿嶺既鬼巢下視塔院如一脫穎錐又知臺山如
五瓣蓮花飯仙山左則青烏氏所謂瓣心卷阿者也
有大力者負之而趨矣須臾日放而下方正循其旁
暫作天人一會矣甚指泣欲墮黽勉而至法雲寺不
啻還家郎稚之快寺乃三昧姑所開國初有華嚴老
人誦經木魚逆 金陵 高皇帝術聲而詠其事有
神異 詔供之其室盈丈一龕鑿翠萬片芙蓉插入

吾又極戀此處可以前書山畔古雪大擔肩入無論僧依為命即盛夏起居一浣一滌皆雪也惠泉僧須籍水五臺僧亂用雪恐各禿必有圍報鄭生聞之亟然亟熱酒爲吾言天風半夜海立濤翻屋瓦飛裂抱衣狂起而待童以為閒事也大日旭暘從華林望東臺俱晶砂中耕踏雖苦極然何如春明門內色味塵手由龍王堂上觀音平萬山滾蹴似紫濤沸戰釜中各不相下者發漫天布則鴈塞朔涼不須泱背西華

東岱直跳恒山尖一呼之耳五百里收之聊疑而臺前萬年冰有培無替遙望碧光縷縷返照雪心者是所稱紺雪者邪西王母曰仙之上藥有玄霜絳雪要之物老則化不可誣矣五臺同雲惟四月薄謝餘盡瀌瀌奕奕之日也山海經以為小咸由首空來之項處夏有雪奈何近在屨下而遂邈之文殊三身示化應現有方掌握恒沙毛吞無盡而骨俗緣輕如飛蓬之子何能窺其萬一即輪光燈采妙明圓應商英所

旦暮過者而不得一快覩不敢誑來茲也惟是寒瘦之性愛雨而貪雪謂雨可以滅事雪可以盎心也而茲游也誤入皓寘吸吞元氣恍惚置身於邃古之初即八駿之歌黃竹猶其稚玄者矣而吾生平之雪游暢於此乃記之

蕭公韓曰此記將西域水經打爲一塊迹

遊廬山記

山無主峯橫潰四出嵬嵬寥寥各爲尊高不相揖拱善寫廬山者矣山亢楚吻吳面障洪都肩柱鄂

山精氣通洩無餘不僅了其真面目也

渚似喜湖江之際而特集美於此者伏滔因董嶺禁嶂仰插雲日言其高也湛方生曰窈窕冲融常含霞而貯氣言其靈也酈道元曰氣爽節和土沃民逸嘉遯之士繼響巖宿言其風氣之可隱也慧遠曰高岩仄宇峭壁萬尋幽岫窮崖人獸兩絕天將雨則白氣先搏或大風振岩羣籟競奏太史公東遊肆目若涉天庭焉是又住山之最久而得其性情狀貌者也王思任曰予登漢陽中峯見廬山從衡來橫亘五百里

無多也孤芙蓉盡水上耳然清貧矜特不呼援倚泉峯雲石自爲瓢衲團而不散是以奔襟咲陸游之一宫而幾與五岳訟

東林山尹鄰之最外者以遠公勝虎溪橋草湮流咽覺步笑猶有響動橋遂勝白蓮池方廣暢可是謝靈運手植吾不喜雷次宗劉程之等人瑣碎死生黨淵明放仔而來即恃才靈運雜心而至此處真覊堪歛嫁矣池竟勝佛前兩松遠公前兩桂俱以清古勝三

笑堂楊德偉屏畫有生氣勝望香爐峯講經臺翠滿飯中勝舍利塔虎跑跡十八高賢像神木井冰壺聰明卓錫三泉陶侃所綱金文殊身蓮花漏兕壘牆李邕柳公權趙孟頫王守仁等碑蹟此皆示現神通貽留往蹟吾聽僧指告存者存之歿者歿之而已最可慨一事遊兇蔑目遍入布施持簿不寸離廬遊之典步一敗然亦有爲其愚弄者乾沒金錢不小安得有根三十箇斜封一角解發尸陀林中聽其銷箕也

乎。

飯三笑堂已、尋携一僧西步、有林蓊薱、拾級而上、乃謁遠公墓、公命盡時欲露骸松林、同之草木、而弟子不忍、輒作荔枝塔覆之、傷哉、入夜翠微裹千峯、明一燈也。空悲虎溪月。不見雁門僧也。

望香谷入西林寺、荒落甚、永公塔亦禿圮矣、虎溪儀正盛、永飄然半衲。不遮脛而來。何無忌曰、清散之風多于遠矣、永常室虎、人畏之則諭令入山。人去復至。

青山不改遥想當年

香谷有廣福觀祀匡續先生今雖廢匡山名自先生得先生辟歲烈王之迎白日輕舉僅有廬存因又謂之廬山然則先生未匡之前只呼山耶抑成周以前人蓋無足跟山猶未生生猶未耶人世短促夢夢耳

[illegible]天草堂云去爐峯不數丈又云寺東跡之竟茲

[illegible]有錦繡谷夏有石門澗秋有虎溪月冬有爐峯

雪其言界廬山矣又曰司馬秩滿行止自繇則必左手引妻子右手抱琴書終老于斯以成其志淸泉白石實聞此言畢竟下回分解若倘李太白于五老峯亦爾文人輕誑

盼集峯寺始登趾丹嶂萬仞一呼吸黑雲幔盡急與至解衣僧不內給宿九奇庵樯綠幽蒙穿枝擯翠雨淅淅入矣得吏人送酒主僧稍恬茗聲齊下夢至瀟湘不知是風是豨是雨

衆長苦輿方僧苦來更上無米甚無僧也亟謝手麾去賦子兩歷時巳上廬山一行須矣亟趣走兩後鳴泉爭道而下白雲明暗人行水氣中反不見山也上錦澗橋萬雲奔雷支節巨石之側沈叔賢摹畫不得但大呼叫自此上歷雲亭甘露亭覺身境愈虛卒一下視踏穿白雲幾千襞臨試心若探兗無極足二分垂外勇不在此對山一竇曰黃龍洞人飛去不遠留一几兩絕壁有縛壁上有字曰通仙臺曰清虛林近

日始出綠毛苔隱兩壁咫夾手腕展布不得弓從滴
瀝中側眼辨之彷彿而已再上數級歐陽先生有歌
曰廬山高書壁已渝而吾家伯安表之於坊踰彌陀
石見大書白雲天際雄妥勁暢然是宋元人筆殊漫
漶勉至天半亭凡九十九盤天池塔見矣跨脊下林
逕離離密密瘦黑堅異盡東晉時松也佛前兩池供
汲以此名寺寺故　高皇帝勅建以祀周顛者赤脚
道人張鐵冠天目尊者從之寺以此長廬山僧毎習

見官出口皆香火氣令人不耐予獨游文殊臺徙倚
石欄之上又過捨身崖俯視前峯筍銳蓮擁雲絮
忽復纏裹歸宿竹閣蟲鳥已絕深夜閴然忽聞機杼
聲牛鳴一按詰朝詢之乃萬丈壑底一二老蝦蟆咳
語
御碑亭紀周仙事洋洋大哉物力嚴壽白鹿升仙臺
視天池捧其足也過佛手岩岩前石如指天泉沮洳
耳不奇岩下萬木出杪皆蛇猿之窟緣崖行百餘武

入分朱青竹林寺三大字云出羅隱手空同以爲周顛非是每風雨時鐘唄大作相傳影寺耳清虛林乃其後戶意神聖變化之跡如石梁瀑布五百應眞所居彼以水此以山耳又行十餘步至訪仙亭有趾在山錦川撐插兩短松絕懸崖以老臥望一㵎紳下巒壑翻攪神恍恍也歛足側行望下方雨晴氣錯一大圓鏡未開水銀古也光耀沕閙砂點雲痕竟無定處從龍角石取推車嶺望大林峯入寺皆剛行也嶔崎

之極忽坦率綿亘罥雞犬里巷絕不知是萬山上寺坐白蓮峯面鄉筆筆者遠公點經筆所飛處也別作一開闊澗水碧澄老杉拾身貸金剛一本兩幹大蔽牛而雄搏虎二三僧友欠申其下白茗淸陰葛風孔孔香汗濕矣

將至殺封一大蟬石奇藤幕之疇昔之夜讀我天池者得非子耶禮赤脚仙塔好老杉文杏不知何樹腹雖數十圍大以石爲母寸土不受

又不知何嶺下看百丈有入九十峰皆肥鑱叅起白雲底鳥語細碎忽數羣白鷺跳來踰躑是泉也

沈石田畫有豆青石坂行入泉上予極愛之至將軍河恰似十石架大磐上又數雄石乳石潑發淪瀉中旋銀舞玉踰帛捲綃妙難形至石田畫石可也畫水似猶不來

王赤城題尺五天處踰數嶺山肉忽黃予正訝絕下一坡種杉萬許綠雨疎風撥天無人也有僧卜地庵

為引至名鹿野改為黃龍潭規製從木閣度殿僧律嚴山木不得折一枝折之必訟至枝長而後已以故叢林蓊客子過其嶺徘徊不忍去是風氣之所鍾也天池東林俱逆關苞之廬龍而發者歸宗為大背發者黃龍潭為正請存斯目

金竹坪道場新建匡山接衆處曹能始扁曰竹裏經聲有活潑泉覓至僧厨極甘洌寺外一樹白花四瓣幽馥逆人問為何名僧不識也

出金竹行嶺上遠江浮拍可以全受此何方也云是蘄黃之際安得一閣題曰楚天聽枕鼓松竿讀書其上哉

九奇峯九峯皆奇也而尖峭更甚如數千百駢指指天天有所事急難自白者上霄峯玉尖蒼秀秦皇漢武太史公之所登也一磐石函可百人周景式曰望九江以覩禹功其茲峯乎

仰天坪實坪頂也高寒無木有亦短瘦五月以佛堂

見一羣人爇炙、甚訝之、稍憩、指僵與火炙、殿屋供峯
旄何不用旄、日風壯旄飛去、求鐵不至也、洪陽先師
題雲中寺、僧呪于徵堂額、爲書天在山中。
火焰峯亘百餘丈、向所仰爲指矗者、皆石笋也、石怒
起如驚雷、擇最銳一株、踞其頂、望鄱湖、白氣中有履
數點。又如鳧流欵欵、不見動而見移。半時乃隱者舟
行也。
山至周逼一遍、攀上、短小過峽、分鄱陽星子之水、極

力四五起爲桃林尖又大轉起爲漢陽峯此廬山主人宅中以處者也看大漢陽峯亦月之視眉耳五老峯常相肩謂之望揚瀾左蠡舟皆豆轉或隱或見落星石一荷盂不動者回首江天二三抹水光矣曬穀石山頂有數丈石可曬也巨象坐獅乃憨山牯出泉以輕妙茶以白妙豆葉菜以苦妙紫蘭花以艷妙壁壘俱石皮皴皺遠望之披柴堆炭以樸質妙從鍊丹池入牯牛嶺或崗行或壑行高高下下皺揹

朱弦巷曰宗語之最旺者

之極兩行脚諦曰不知何故山以峯名則解之曰人之姓名出在頭上

九峯互相雄起俯視天池一錐乃八座之視丞尉也其間連帥方伯郡牧之長不知爲幾千百也又如蓮瓣中穿度我作䰟收蛺蝶無鬚不綴常有誅茅覆閉聲息杳然不領名勝不邇路岐者此中大有苦志之士

然鐵裂萬丈門開白雲綿曳湖氣之青屯如也三

孫幾欲頓拆導僧前去急喚問之正是含稱敬口

予昔在青田小洋中得看天錦以爲奇絕不意五老峰上復看海綿之奇也天錦之色金染萬鮮俱非人目所經見而海綿素鋪幾萬里拖彈鬆稱光綵躍然覺霜雪死白爲呆凹凸不等小家數耳予初登金印時綿亘漢陽幾不愁遺一老不意天錦之福尚在綿俱縮入淛江漸覆四字作開闢以來一大供予置足在中峰之頂皇恐消受默念安得裁爲大被襲四天

下寒山冷水無有啼號者發如是願以報清恩猶未足以塞其萬一

五大梁鐵雲皆紫青融鑄從天崩下現壽者相是名五老峰面盎背而予來殲頁其上覺中老更出一頭地相隔數十丈下臨萬仞探之惴惴爲筆爲鑪爲旛等爲石船爲凌雲者皆見孫貼膝腋也自雲時時蒸伏流叔賢謂一老不耐事去矣陸務滋絕𨹧見海綿以爲觀止不必更登頓也予曰訪五老也而何三之

二千里來反惜此數里乎嘗一揖一峯而去四老前
有臺偪崖緣葛乃至五老始見鞋山如方舄江光湖
氣收于此矣導行者楚僧了一云春夏無此一日若
所謂海綿者無論幾十年中遊人舌不及即目亦不
及也幾許同行至乾崗嶺不肯上僅一銀鹿阿端同
之山水豈易緣乎哉
從五老視月宮菴直靴尖挑倒也下取之殊盤極忽
入萬餘箍髯捋松穿弄綠篟如鳥枝暗塞淙淙也俄而

潺湲溪亦脩行櫸杳僻矣菴前樹鬱瘦竹亦無人世漪姗意寺僉逃人去得上方靜者燃薪汲水又得仰天坪豫勅儲斗米俾無餓而此一飯中節飽愜香美不可思議

膾炙三叠泉無有知者忽得隨州僧復曇卓契順也日莽從予來披撥灌莽經缽盂嶺蛇逕而人緣之看匡續先生所遺驢蹄注忽山窮天出有嶺橫亘如石梁遙望之二友踞坐指點但與急來視其東壁萬仞

亦青黑鐵佛之奪氣而所謂泉者如光絲細縷又如一蟒蟠挂肥動刃作三截可愛亦可畏也

仙人棊盤石頗險長對望半天青壁傲雲供瀑不知何翼得有靜室如蜂房之綴意山谷云窓肥者毋乃是相思澗者亦不知在上在下但人命止右尺土過一洞五六寸首尾相通僥倖下三叠泉源如雷砲砰來人緣壁拈過一輿夫浪膽幾衝入潭底去此溪緣行所謂下路從河者皆大卵石勉強滑度曇師初教

予行似鳥習飛既而如吏胥堂候官引見倒行安妥又進然步步如乳母領予也此深山中見人而喜一年不過一二度即曇師亦偶爾來是前生所交識也矣

纔看三叠泉後白雲即縱山口龍氣嵐陰特賜王郎一假也

初月峰上有磨盤石對山則磐者千仞皆黑英石架起此又不宜以山論以石論矣予往年見瑣臺雙闕

采艷神恍、今乃倏支之馬肝也。光如玄妻之髮。位置佳、妥不知何時堆此、靈玉九秋哀響。安得天杵一叩也、要知山川精華定秘千邨萬郭之内、人跡不到、止有日月愛惜耳。壑中潺潺瀏之洗肺、忽憶我几上有三尺鷹瑶、摩賞自雄、遂不知今日作蟻子之樂、拍手一咲。

望天池石過洗腳池、磥砢蹇偃、穿跳喜懼、一時數易、不愁死、而愁撲、行路難、寧如此。

朱砂峰如赤城火色銳拔層霄萬山青綠得此一尖

亦足沒骨山家數

過青蓮菴室一茶渴肺咸澈上一嶺望鄱湖雲淨波

明返照如錦綃薄射此五老咽戸住山人謂氣不藏

蓄反不巻此

太乙峰尊儼挺拔部落更廣望之徒有嗽唾數百盤

至歡喜亭自云久矣乃見馬尾瀑怒爾黃金萬頃積

鏐可愛謫之僧湖中沙也

枕犁頭尖左五老而右漢陽萬壽寺也鄱湖一泓時
青時自以爲前供天外風帆谷中樵唱是長老飯邊
受用

棲賢寺安頓秀嶺左廻玄嶂遮却半天門前雷鳴車
過乃三峽砰來水也對此清英塵氣洗盡游人何所
生其不肯而定謂棲者爲賢

玉淵萬杵登登雪花千斛琅玕碧骨上銀髓翻騰快
而且活知其解者不必蘇言況弟

又云三疊泉與玉簾胡威父子也然鯽魚費鍊不如侯鯖是家常茶飯

廝雲橋兩瀑短捍十一到綠淵冰澄靈旋不知幾千仞直得務光一死

三峽從瞿塘灩澦譜來水聲之怒至此化為轟咲

劉混成白鶴觀窮廢凶頹止一二瘦豬瑕游也然古松古澗淙淙謖謖於丹井藥臼之間覺白月靜長棋聲恍惚入耳

白鹿洞以二李顯則洞覺矣不若道士云白鹿洞唯白鶴觀也觀之人僕其鶴洞之人僕其鹿糧絶則各遣入市此語仙泠差有致從五老後屏山來雄崖陰壑厓斗折桂之水出焉老松數百章晴陰古色極人世幽邃之境第多一書院又多一増塑聖人洞中大有腐僞之氣

憨山識地理鑿開五乳出額曰浴雲以五老爲左障殊雄妙有静室帶泉聽澗者可以老憨山去而其徒

文字讀書英玉和雅娛室香供飛鳥依人摩登伽所
攝並須兒也
七尖胡鼻峰之前有劉遺民讀書臺可望郡溯洗硯
池尚在未審發願文在此屬稿否
鶴鳴峰下開先寺佛印之所居也門前古木橋蔽礙
石截流淙宜夏坐至佛前方見西瀑如玉練下垂一
條界破青山色公道無事亦復不惡奈何肯求之東
瀑焉居水稍雖遜會流至青玉峽但有雷轟而兩瀑

尺不得見雪花搏擊、至龍池、乃紺定、飲嗽玉亭上、飄

飄乎欲仙去也、

西谿出雙劍峯之左、從山腹中掛流三四百丈、登布

水臺觀之、始暢然、人覺勞長、

香爐峯視諸峯更奇秀、望姊妹石亦娟娟宛肖、而予

飯于黃岩中、見金蟒如巨椽、此固其窟宅也

廬山僧占多、以遊士分其勝者、有陛脩靜、然覺禪處簡

寂、觀亦有瀑下、不鬱秀、禮斗石畧具威儀、飛來岱宗

扁幻門也至於橋邊老松五六樹雄古翹撑當封臣

阜松長

大漢陽峯發爲金輪金輪峯下爲歸宗寺此吾家右軍守潯江時居停廨賓人者也堂堂正正之局風氣帶藏土壤膏美乘地利者不此之求而傍瀉打攏輙老瞞吾不知其何見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兩青石渡田泥耳去五柳石不數十步先生[illegible]食隣家往往過之橋不大有筋脊不借王陽坂司

馬柱也

悠然見南山殊荒圯去栗里約三里許是歸去來館趾在一山農矣有淵飛短澍下縈一潭丈石突起陶先生每醉臥此吐痕尚新無名氏題曰淵明醉此石石亦醉淵明千載無人會山高風月清吾幾欲起碎之矣

圓通在其泉口望馬耳黃龍等峰如旗屛矗列溪遶竹深三蘇之所信宿至今勝矣寺有夜話亭改清音

又改歐亭然不如夜話之雅也

中大林無奇下大林門逕從松石中穿入月坐涼生予與沈叔賢奕久山臺無垣僧有虎慮叔賢曰廬游步此一段點綴也

文殊寺攔石門之腧而亘之中落山半後屏絕巘前樅喊流絕宵闃藹又一淸風處也

石門澗妙在泉壑零碎隨人緩足有珊瑚骨有瑪瑙腹有于闐青玉肌盡爲雪浪瑩澈溪魚陣出曾未見

餌相疑久之乃信予門生梁若水析木少年顏儁坐此痴咍不肯去大似牡丹亭下尋夢

石門乃天闕也二敘稍似而不敢望此之峭峻石色與大月山東角伯仲月山石妙在玄英而石門之石乃青紫雲結成打實者皴法歎寄團欒全用黃子久中一塊香錦堆叠寺僧索予扇題之曰鐵雲絮更索聯曰花綱梯海箭栝通天皆實錄也

鐵船峰在石門之側無可登理石門背有百丈梯通

天池必繼下而緣上靈運明遠已會此處著脚贊
是役也予年友梁射侯備兵潯陽招而贄之射侯摎於官而猶韻於友猶之乎其游也歸語其其之勝射侯不懌而兩郎君懌甚請王子爲導師又續爲石門之游是射侯膠於其身而猶韻於子猶之乎其游也雖然予廬游之韻終以射侯不然傲鬱隱妬之髡郎語言不逆旅何所感發之予曾謝官游不韻乃今知韻竟以官也不以官則九齊菴發足即無所託宿矣

同遊者姑蘇沈叔賢會稽陸務滋續遊者梁若木梁
析木伴遊者能仁寺僧完赤而助遊者晒穀石僧了
宗吉辯菴了一灘言楚僧復曇趣吾遊者棲賢之恒
水五乳僧堅持法可而不厭吾遊者金竹坪見空仰
天坪合蟬體須吾遊者開先之東隱歸宗之𩅰雲文
殊之海空至天池東林等寺則禿惡之觀望櫻珞遊
興掃盡矣遊史中亦有蘆狐例當併書
于幾登大漢陽峯而為雨所沮亦不及飲康王谷之

水不得取異章道則廬之幽僻隱奇未盡探焉予于
廬猶有餘憾哉雖然莫親于父子莫邇于夫婦而陷
伏之緣人不得以力爭之則廬山與予猶朋友之交
也
之懸任日星淆霧陽之間人無幾奔走市城不暇給
以故予山遊不見髮人亙古無婦尼之足亦少覯色
僧亦無處得酒肉賦命清兀得遂其高若生于富閙
之鄉則辱涇喧豗蕭丈之尺短矣吾所絕戀者無山

作[illegible]珠淵凝憑徑來從筆遇之類尭矣
勇甫題識

黃峴來曰吾鄉龜山陋而不秀得先生化工之頰點摘幾段便覺氣象攢霄可飾山肴中之海錯矣王四

不峯無峯不石無石不泉也至于霞采幻生白雲而起朝朝暮暮其處江湖之界乎所謂山澤通氣者矣

游龜峯山記

過河口暫見一方青稱甚頭腦作態此何山也舟人曰弋陽之龜峯也心異之廬游還至貴溪借輿分同陸務滋必往之而輿人極蠢極拘峯在越而燕其轅走田塍溝洫如戰呂布燈囲團旋旋走不出半里予若督之以峯爲的而進斷乎不可只索聽之尚離峯

譬谷拈出千古一言也

十里而與且雨又有虎患祗向民家借宿盡不內不得已重價購松火以三鼓至山寺老僧未寢神其說曰三日前伽藍昇夢有大貴人到可作飯相候予餓甚勞甚利之曰我正大貴人也果有飯一甑不時而具蓋江右俱早禾蒸熟以備早餐者應夢大吉就官舍就眠次早謁佛後看所謂三十二峯者老僧指點此爲玉亭峯此爲天柱峯此爲雲屏峯此爲紫芝之峯此爲圭璧峯此爲雙劍峯此爲展旗峯此爲朝帽峯

此爲獅子峯此爲羅漢峯此爲石舍峯此爲蝦蟆峯此爲羅漢峯此爲象牙峯此爲鷹嘴峯而其中之最高者曰龍峯數不盡合亦不盡肖務滋鄉語予此尭大似法聰數羅漢者乎亦依稀領之而已有洞谽谺入窺其內凡四轉凉風淅淅然不可久而予虛喝一聲則谷中響共者四陸友盡探之而予大呼之曰陸務滋則響之曰務滋少頃陸務滋又需之陸務滋又需之陸務滋務滋聲漸微而漸遠然字字清越予題之曰

四聲谷游竟出其寺里許一象把山左鼻垂垂然月睨睨然一虎把山右肘蹲踞似伏氣者此地只堪禪佛只可一游二十五里至弋甚速極悔從貴溪發足也署弋者爲信州端別駕爲予刻四聲谷於其洞又二十年予弟萬祚長弋而刻予一絕于其誌

經過玄潭記

既辭朧洲欲展吾師劉文節公之墓晉卿父子挈舟携飯導之過潭登崇元觀上雪浪閣則千峯旗筆

壽入吳來江水捲花至此化為翡玉呂翁曾此借眠題詩壁上褰裳懶步尋真宿清景一宵吟不足月在寒潭風在松何必洞天三十六此等境界亦非凡內所分又曰墨潭衝下四十里為石牛潭石牛之下為玄潭又曰潭有蛟龍若客舟許旌陽以法降之冶鐵為柱以鎮居人建玄壇觀祀之即今觀也者羅念菴先生讀書閣有道言留示後學胥卿幼亦讀書其中先後狀元固為奇事而念菴棄一官如脫屣胥卿亦

毋欲禪隱則或其後身亦不可知山東一老羽餅之

則餅酒肉之則酒肉口中休休猶言其逃兵戈之苦

予曰焉知非我輩榜樣耶舟行十里而至　師墓蘆

花之龍雲錦作案此猶催官地耳聞令祖太師曾活

萬人維天錫祉作城尚多更晉卿三世不宰殺劉氏

之福正未艾耳

重游麻源三谷記

華子岡第三谷前有石巖覩大士予額髮秃老毋頁

禮其閒笑曰兒成名嘗再至母最之每飯不忘也予偉一第而宦轍居江右迎親時又遭親服無餘以報母母乘予三千年所先大夫夜即世同得從再至之命初至邗江恍惚華表之鶴城郭是也太平橋是也舉目生人族儕不內會兵使者楊公觀光郡司李吳公麟徵夜出相慰勞於是乎得安身立命也質明具瓣香偕導人敬詣如謝康樂且由獨往之意栞池雜柴雲聲漸杳領閒僕夫郡書燕對予不能耐之至一

經曰潛修而具先生

麓磷磷泚泚俄而銀浪雪毬渦旋車舞同仙瀑之笑呼與惡溪之喊詐是所稱麻源第三谷者耶逕轉有坊曰華子仙源而明德先生題雲梯石竇于丹壁之上從此入靈谷巖予幼時來觀大士像在巖中今殿矣亭矣四十年積想而始獲投體於茲地也悲夫向與母同來而今不能再也見大士如見故人之母也故人之母依然莊嚴而予母在三界中不知所存亾何寄與大士現女人說法慈悲救度亦何難一低

眉垂手一接予若仁舊好之毋也予入肝無識面者識予面者止大士以爲兒來何暮也予曰毋久死矣今見獨來也悲夫不能不潸然於人命之倏忽而託寓此生皆落落蔓蔓者矣再卜筊復得前之籤似吾有詩見當續此願余此生或不再至矣乃黯黯辭去閩紅泉石磴相隔僅里許而蠢力生面叩之不靈亦邈不以告又山志不得即見無論華謝之勝無從因想即執友左奉常之高蹈俱履底失之豈不有餘憾

哉雖然歸而有以復吾毋也雖一僨萬湍可也

過梅嶺記

嶺何以梅也越王子孫姓梅氏避秦徙南海其從臣梅鋗至嶺家焉而築城湞水上奉王居之此鄉人謂之梅嶺非梅花之謂也鋗歸吳芮時留其將庾勝隷番君者守之此鄉人又謂之庾嶺亦非大庾之謂也而白氏六帖言大庾嶺多梅南枝既落北枝始開仰長江天之所以限南北云張無垢至嶺絕不見一梅

英江李官之女感其事而手植三十樹一段佳話宋嘉祐中揭曰梅關至今尚有十餘樹寺曰掛角以清遠飛來寺龍鬼移至而掛一殿角于此六祖得衣鉢南行惠明追至此祖擲衣鉢石上舉之不得動旣而渴甚祖以杖點石遂漏清泉所謂卓錫者也其側有雲封寺有張曲江祠開鑿橫浦其功甚偉從北上嶺則斗側板天人不苦而馬騾甚苦迤邐而上喘急每數百步一憩未至嶺三里曰鐘鼓岩其磬乳下咸擊

或者皆有聲偶湧泉井裂一旦豁然至嶺則大庾尉
周懋泰脩鄉好以中火沃酒之而余戀嶺尋梅想顧
女之勝讀其詩足欲下而心不前也

梅嶺松路記

過嶺南下有觀音巖者蒙茸不及探然山如積翠臺
閣一下坡千餘丈其土頹而滑有松十數樹欠申擊
舞如阿修入公七賢九老蹣散髮披襟聚作清風高
詠者自此澗濤銀亂繁草丹迷路在山骨崎嶇側走

不可方軌或十步一松或五步一松或距或抃皆秦漢時物虬龍不足比其態夔罔不足比其古股肱挐攫鱗甲蒼沉又有壽藤夙蘚倒映清流而騾馬魚貫販負行憩各有關荆蜀道之意生平足目大快于此

遊清遠禺峽飛來寺記

予遊五羊取道英德萬山燥蕩雄傲狂誇不相得至禺峽而水忽泓聚山忽秀毞之則廉貞聚謙木火通明矣亟問榜人云此飛來寺也發書攷之始得其顛

未是時二月雨甚風駛湍悍不及泊一回首而舟已
出峽矣清遠朱惟四峽主也以五月入省介黎美周
締交始得其疏峇快哉二禺之秦鏡也惟四父子叔
姪高隱俱更韻世表此峽不惜累千金以續靈運之
散八月予東還過清遠惟四躡蹤矣眉如畫挐一舠
趣予入峽見坊焉題十九福地見堂焉題涵碧予友
李伯襄大宗伯所書也入圓通殿禮大士竣右之登
則鶴館隨喜大雄殿羅漢相甚古稍下之路釣鯉臺

陟振衣亭巳有千仞之勢一松百尺虬舞翼然而其本爍于火則惡禿謀攻之乃見夢于錢吉老者也石齒踽踽見達摩石曾一趺此尋御風臺歷阮俞遝竹不多而穲稏若鳳尾帝子採之合津處也稍上爲櫟社綠風古陰毛孔俱香而數本年長于石不及化爲樹或石穿樹而孕或樹穿石而姻理不可曉一石危突乎友何龍友坐此呼舟人龍友瓠肥恐足不侫膽三步亦喘而能濟勝豈近日有異相生肉翅耶下此

爲琴心閣宏敞蒨麗張制撫之所建也琴心取四山響應義龍友顏其堂曰流雲奏玉意殊佳而予欲省之爲奏雲堂高凉李曰輔柏手擊節余曰相公乃金華殿上語我終是酸餡口耳聽水堂左爲飛泉淙淙然從寬郵出予令健兒入懸崖上流處截數畚沃之同行友陸德先以梅薑分劑澤氣太凉忒腹痛欲人想殺惠泉惟四循淍遵之攀藤歷磬數折而得湫流石是其尊人少貞先生許身處泉之飛也初則綫

緩然如濕雪稍進砰砰然雄雨之呼矣再進而益傾
盆覆人語不相聞惟四日未也扶觡而上則至水簾
臺瀑懸數織皆番氀即濺沫猶堪珠箔惟四置石几
石坐其間人跡不到鹿猿因而有之碧苔繡草此中
當無伏到掬泉一洗老眼倍明上有十九峯書院已
被山都拆圯有臥仙巖高僅兩尺對瀑可同面壁余
謂友人胡我植此坐為君而設戲其短也復倚杖歌
呼陟坡老淙碧軒上茗臺經瑤林而還寺取左蹬縈

定心泉上帝子祠二帝子面如滿月翩遊至此合律
道成白日仙去其從行二臣曰初日武者分神於二
賜衣冠拱衛者是耶非耶過此則拾丹梯而上盡爲
松徑曰嘉會亭者沈黎軍之所構也稍上爲松關爲
半雲亭孫梅峽令君以之憩遊者又上爲雲蘿道又
爲蒼雪崖交藤古木蔽皆日月更老榕包石如筋絡
肉纏綿不了石上一樹柯條共桃擬吾家仲先與潘
章偕沒從羅浮移葬於此爲之欷然而上曰雲巢曾

季往作柳葉篆甚古傍爲芝林蕭玄圃得十二紫芝之處也再上則飛來古寺矣梁普通中二神化居士詣龍舒延祚寺請貞俊禪師曰吾欲建一道場延師于此宿上遊師許之乎俊許諾中夜雷雨大作質明開戶則殿宇森列金相巍然視之在山峽矣師乃說偈曰此殿飛來何不飛去空中應曰動不如靜師還方丈則香花幡蓋天厨仙饌悉神運鬼輸至矣近年僧不戒鬱攸一夕飛去制府張公以惟四言復搆之手

周辰　吳飛　金錫

百年之松三本桄榔樹一本蒼鬱繡天並其事者亦欲攻而有之惟四苦爭之得免惟四關山之功不可殫述而予獨謂此一事當坐首功同行友少悠守山老僧出茗潤喝既而肴蔬至酒行不讓僧乞一聯賜應之曰山今爾寺住人亦我飛來相與看其來脈則過峽不啻蜂腰龍既穿障而異其筆一枝特秀惜明堂稍過異日法林燈續當有文字知識在此演教又去數百武見獅石怪異與曾化老僧會坂陀羅三藏惟四

作詩討其一吼亦殊快自此以上有五色榴花鄰滋
若所謂不可知也望歸猿洞甚峻不及登而吾難其
迷處爲人悟處還嗇色根血愛裂斷斬絕亦人非人
之錚錚者矣和光洞更高安昌期隱其中留詩仙去
惟四云勢逼斗魁雖有石床丹竈而老木翳蔭棘刺
跋扈不容趾曾及其洞戶值風霆大作或者恐高人
寬其伎倆乎亦且姑置之且與攜杖頂踵接承而下
明月中江偶值宋大將軍轟砲者三萬山環答大將

軍以連山之役期剪滅之方後會而余邀同行諸友烹泉分果各釀斗酒遊奕將軍陳玄虛守禦使嚴奕甫俱聯至豪飲于凝碧灣上歌呼讙浪互爲擲陣覺金鎖之犀涎滴欲起洛灘之雀飛舞前來羣凋漸香浮花紅動此亦萍閣之仙都盡簪之清榜矣而況恰值中秋凉飈薦爽乎其有遊蕩者耶

游泉只曰予所遊者北禺耳至南禺溟滓之七十二[illegible]猜然自寄也耒惟四宴士刻類破家動數百人搜

李小學曰突天拔漢削青岸出

別殆盡天工惜斧奏姤者有山都兹草木荒塞矣惟四亡之一卿日長氣亦再鼓無振之者奈何哉獨其名氏峯巖水石雅趣穩頓可永而有也既永而有即不盡探峯巖不盡臨水石亦可也

羅墳　關聖帝君廟碑記　紀勤

佛教行于中國而中國不盡行之吾夫子盡行於中國而中國之外不行也萇弘之血化而爲碧子胥之氣怒以成濤存敢之力所在迴巷古今忠勇之士生

爲名臣、死爲厲鬼、其英風桓槪、紀載甚多、然亦何至
如帝之浩然赫赫、自中國以至夷狄、惟娃隻行、毋論
目稱其土木之像、卽口或幾之、莫不角崩心殊而窮
鄉婦孺、小有災患、又惟帝是呼、是籲匪惟尊之而又
親之、此其故何也、曰神道持世、亦有運在、此亦旁敎
之敗論也、張睢陽岳武穆、豈其運獨蹇塞、不章章人
耳目耶、李維楨曰、帝罔聰明正直而壹者也、王世貞
曰、至誠無息兩者近之、而錢文薦以爲當繇護法二

嬉正由其氣不可當自帝以來不解之事至此汗漉髮斷痛快極矣

氏則二氏乞成於帝而帝又乞靈於二氏也豈其然更可笑者一燭之明帝乃千古是治棲禽犢常人之所不爲者而欲以此窺帝則何其心之愧而言之益紕也盈天地間一陰陽也易不稱陽陰而稱陰陽蓋惟陰見而陽始見有陰則有陽有大陰則有大陽張睢陽等所激逆沴搏觸陰而已矣而帝之所遇非僅僅愚昏亂賊之陰也乃古今大陰似陽之曹操也操之所竊皆光天以下之事也操之心出門即已無漢

而操之身至分香猶稱女漢也何也操終於自王也操之心欲自居于文王而以武王囑其子也忠義名節操之所欲暇者也操心知帝在則漢在即殺帝之身而帝之心在則漢仍在必欲潛移默買得帝之心以爲帝乃可以致桓烈乃可以攻仲謀乃可以蒙天下循幾其甘試愚其咲蔣之恐斬髮之許下邳之役輒難一死猶推而謬爲恭謹如此厚爲遺贈如此若將曰吾與爾共獎王室也帝以爲此賊薄輕人至此

徐亮生日說得日則頭戳高人俠論清爽朗月自稱雷霆

彼以禮獻吾以禮酬立效明報要示以朋友之誼旣不肯殺吾去耳辭操之書曰日月在天之上普照萬方心在人之內以表丹誠琅琅大論萬古磨利此所謂天下之大陽破天下之大陰者也今夫威斗鄙塢詎非漢賊然決三人之首則必先操矣殺莽卓者怒殺操者笑怒者易殺而笑者不易殺也豈非笑甚于怒乎惡紫奪朱惡鄭聲亂雅樂故曰有天下之大陰而後天下之大陽始著孫權襲帝不過氣數之逆沴吾

知帝之心不恨權而恨操也帝首傳至洛操𨚫尋卒
所謂日與陰不兩立矣日長在則帝之心長在帝之
心帝在則帝之英爽長在開皇玉泉之顯祟窒蚩尤
之戮而我　明嘉靖萬曆中赤馬蟠袍之著宜其愈
久而愈烜也謝陛以爲亘豎三界橫互四州超存浩
刧不可思議吾以爲帝不可思議而且又可思議乎
欲觀帝者觀諸日而已矣會稽羅墳有帝宮焉南對
秦望蝴如翼如門泓鑑水方如沼如小子任有兄恩

信不嗣、欲求一子嗣之、將兄弟至義、默禱于帝、帝心許之、以天啓七年二月五日生子、命名冉旭、以嗣信、信無子而有子、因椎豕刲羊、復優奏樂、以心饗帝、佑以燕詞、且選石而裁之、以質四方之事帝者、帝于漢爲前將軍、稱漢壽亭侯、漢壽地也、亭侯官也、以于帝爲素位、而今稱帝者、以帝入 神宗之夢、 神宗之所帝、吾亦帝之也、因系之以銘、其詞曰、

漢末一人、有赫神武、縣長至帝、呼爺擅祖、正陽焦碑。

吉利揚之
孔名

右語若日
有此文開
敘都講之
妙的是

盛大巳謂予言吉利弭詭戲衍幾淪長夜賴帝正午人中一點水溯千古諸靈遐爽萬神集爀赫佛助孔橫天獨立嗟予丐義丹誠似玫玫潔溪毛仰于鐘鼓測管窺蠡代歌侑舞泰嶽儼端鏡波絲爀心依帝者率覩貞砥

張忠烈世忠堂記

天者氣之顯也其正大嚴毅之流行也中于時為秋中于星為斗中于象為霆中于土為嶽中于木為河

蘇

陶石簣曰到頭一席

爲漢中于木爲竹爲松栢中于金爲鐵中于火爲焰
中于禽爲鸞中于獸爲虎爲豸爲龍中于艸爲蕙爲
蔡爲揩倰中于實爲栗爲椒中于人爲英雄而中于
英雄之身爲膽爲血爲怒吾何以知其然哉蓀氣而
知之氣既相傳而又有以理敎之使其氣鬨焉鼓盪
浩浩乎與承而不匱於是乎有世忠之堂今夫福祿
名壽堂之美也箕裘閥閱堂之盛也而吾望其氣不
無有倪而可于滿而可抑倖倪而可幾及者至堂以

忠名。忠以世名。不愧不怍而以似以續登斯堂也。今人有薺心焉。故大廷尉張海虹先生清勿論矣、時相庇人、亦何與曹郎事而擬之爲林甫杞檜也、頌淮撫者如頌莽、捋鬚脫口、計不及此矣、論忠烈公稱觴而公爲之叱馭不縮、三日聞遂陷、指案一叫曰、見死矣。表方之素。父子自爲知己。豈不信哉、遂之役、忠烈公可以不行而行。可以走而不走。北向拜者五。西向拜者再。始爲睢陽。繼爲溫序。激烈從容。一何壯也。公鄉

何忠毅子寅婿同關事商忠節子年友同待詔都下稱莫逆而獨不得奉公之一面徒想公于俎豆之間以想其騎箕鞭霓之景公何往乎蓀猗俜婷務也公即不蔑兩是之亭而將斧破門戶先解墨吏之組讀其疏草矢志之初嚴法令世父領之矣而大金吾一支弱請提偏旅復父讎視權璫爲腐鼠筆誅代尚方劍短後遂歸奉潘輿行吟澤畔將役冠薄城下單騎衝闖先入衞此鬚眉男子之大節也數上書觸時忌

喉中咯咯常有物急吐之而民部公擊儡樞不兩立
兩公書成告之祖告之父而告之吾　君作南于室
合欞于堂氣體所關于孫未艾正大嚴毅之意苞塞
乎樹楹而貫通乎勝鄉此一堂也豈僅僅塈塗丹雘
豫章其林而四楚其客也乎哉且夫堂從忠立則天
晟發然忠以世承則親心如在忠于而堂孝于而室
兩物備矣吾獨訝上天流行之氣何所不磅礴而獨
聚于沁水又聚于沁水張氏之一門若非徘徊翠結而

不散者天何獨私于張氏之堂也人亦有言豈無肯
構必斯堂也而後可以世矣管傚子贍銘吾槐祖者
而銘之銘曰
汾水西流惟沁東注迴彼張仲乃繁苗裔徙自陽城
力田孝弟文起禾樂進官盧氏數傳文學芝生繩繼
赫赫大理服官寅畏侃侃嶽嶽推權拉勢忠烈輝映
風節玉樹正色一人典輪敢在監逆迴陷引頸就義
□□腆拜不食其氣有子象賢復仇嫛獺嫉惡若兇

陳眉公曰雜那中造出一世界有槙而闘不了復歸齊宗未市使作果神於文者矣

敢言不懼。丹心炳炳。貫于世世。追惟畢關焕茲光祿

天高只五。承臨厥處。匪帝時隔。中心鄗帝。百爾公孫

到此毋斁

唐封公笑碧亭記

河伯見海若歸。三月不庭。醉淫稍定。乃挈其龍體圖

書表納命稽首。毋敢再攖。咻淡翁湖長聞之。轉相效

也。仙游唐先生之汪啞啞然笑曰。彼稷稷者何爲耶

俯首之而且奚適也。適倏乎適忽乎適渾沌乎是不

借賊說法吹影錄因旁出九邊生通三昧孫田得識

遁相爲帝則解之曰唐先生與汪德相若議論相敵也非君臣也友之而已矣

江州兵署禿影菴記

潯陽兵府門臣廬左股下構不精整而邃夜散處得禰性之趣又多林木竹鳥野鹿叫啼遊眷屬還空閒凝闃乃局正序移西壁兀處一友陸生伴話一僮庵一僮掌籍一僮司衾服燥濕日放衙一次公事無多燒燭習靜有頭陀出壁上其圓中規童然可愛以讀

菴爲動止索之良久即誰菴也陸生笑曰僧贊僧耳可知先生之前世矣誰菴曰又惡知後世之僧不先生是耶見在過去未來俱無所住子以爲僧即是佛乎一薙髮佛矣若能解佛否佛以慈悲衆生爲法者也僧則奉佛之法以慈悲衆生者也佛猶君也僧猶官也朝即寺也衙門即菴也寺岐出曰菴朝岐出曰衙門此中大好修行古人豈謬我哉予愧不能奉吾君以慈悲衆生居心不淨時有牽衣之累同憶金闕

弱冠時不減任育長之影顏如白鳳髮則玄蛇矣忽立愿普度一世登之仁壽如長眉螺髻而後愉樂豈遂知蹉跎摩頂一至于此文采無覩事功不立空作巾帷之杵㨾是薪盡之蠹猶言髮短心長也生老死過豈不歎且哀哉陸生曰先生之出處我知之矣歟則無有哀亦何庸姑以散喜種子於此大千缺陷吾家士龍善笑臨水欒欒頫見衰絰一笑而墮墮起復笑先生之禿得無是乎謔庵曰可以解嘲謔受笑乃

倪鴻寶曰天壤間老大文字

題所居室曰禿影巷而爲之記時崇禎乙亥三月立
夏之夜陸生名士慎會稽人務觀裔也

淳安陳氏孝叙堂記

徑是一篇坡老

忠廉節義之事皆可以立名而獨用之吾親或相背
而相拂君可犯親不可犯也身家可以不顧而不顧
其親則天壤之罪人也攘羊之証也教兒子爲語而
首觸屏風不聽也甚之父命不得終其身不冠不娶
也是也而非也是皆賊其父醜其父而或斬絕其父

竟益紛昕
亦以警兒
甘矣

者也蓋立名之事用之他人則著而獨用之吾親雖著而不甚著者是故嘗糞刲股埋子嚐身甚至泣血毀瘠以至於死一歎之巳耳而以爲絕德奇行頌美之不休人不盡肯也非人之姊孝也以爲孝於吾親卽甚絕德奇行亦職分之當然而不之驚也且夫孝美名也而不宜名者也羲皇畫家人之卦聖人測之以爲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又曰父父子子子得其子而家道正矣無所謂孝也 孝之名自詩書昉也有不

孝者而後以孝維之聖人命名之初有餘心焉甚不得已者也蓋吾觀咜之秉而得友泉陳先生先生事嚴父惟謹母有疾終月不解帶廬墓三載獨建祠以祀之事庶母若嫡友異弟若胞晚年文在其手曰全孝亦有何奇行絕德而至於格天如此其著也意者其庸德隱微之中有人不及知而天獨鑒之者乎曾子出而友來母齧臂呼之曾子即至云母痛而心動也孝子之於親其精氣無息不往來者也孝為天經

天者。精氣之主。宜先生之見感于天如此其著也天欲以先生之孝範人而葬巳之經以詔之曰不能言而託之于書又手不能書而所書于先生之手更防其末路而至晚年鑒其終身之慕不替方以全孝歸之天之事雖巧而天之心亦甚苦矣先生名滄爲淳菴生、其孫王政與予友善、欲徵其堂額而袖乘以請予不能辭、乃謂之曰手澤猶存莫大于此矣爲紀孝堂以歸之、

逌明亭初記

去吾廬之東十武而近、有隙地半宮、枕橋帶渠、對南山秦望、屏如、望秦、几如、飛鳥准之繩也。會稽山陰暨陽諸山、千疊萬巖、俱裒袖而朝、衆水遠會、更鏡潭落來、蜿蜒碧波、秀軟游魚聽人、又地有灌木柚梧、翠羽穿矣、雞鳴桑顛、靜入太古、王子樂之、於是臨流相度、積石爲丘、構亭其上、亭成而榜之曰逌明、客曰何居乎其逌明也、得毋謂與齊雖見木交小八解、取易之義

與形家合乎王子曰義矣而未該也天地萬物有生
之後俱各章章而與我不相通則移忞隱閔惆物聯
墨而還其混沌卽以人我論莫明于人矣然而不通
之不明也吾昔游京都廟市遭五方之冠蓋其官爵
姓氏鬚眉某某亦旣無可昌敝者矣苐肩摩踵接畧
不揖拱入深山見似人者而喜相與招呼欵戀一頃
刻而得其家室之事非野人之靈捷于冠蓋也通與
不通之故也今夫山川孕甕周在血肉之先其傲兀

之氣卽相對而不肯下始吾游于此地嚴壑位置非不分明覺與吾語言不洽酬應無序徘徊四望各渙散底滯而不相蒙自有此亭以通之於是乎有君臣賓主之分於是乎有朝迎環衛之情於是乎有貢陳酬贈之禮於是乎有翔舞踴躍之節於是乎有韻流響應之聲於是乎有納牖排闥之好繇此而進之朝烟夕靄涼風美月四氣之和百昌之媚莫不以各正者保合于此其爲通也不巳暢乎而子亦知兎和寺

奇翰一日
脫出前後

之峰乎其室于繭窓也一霧穀之隔耳繝首無策股支疲頓却而復前心誠求之而不得其明也一針破決飛出空恍計其快絕必甚于藝人得𠮧者吾之所謂通亦猶是矣客曰于心通而言不昧似矣吾聞之山藏木涸奚明之足貴介石塞淵而又何定取于通不如虛其環中以得無窮請以此益新亭之記

通明亭再記

通明亭成而愛憎毀譽至愛我者曰木甘穀著石渚

赤壁而幻出過之

金死不敢肥孫子而作無益至此其憎者曰何成不虧何端不歆月月煩縶予與禍之交睨之而毀者則曰三敗來歸潑膏作堆刺人矣兀猶不知四十九年之非譽者曰鼇峯筆起呼龍截水代有靈文事出玉髓王子聞之曰噫嘻此皆不通不明之故也憎亦何究毀亦何讐君能求我君亦自求愛我以利譽我福者福兮利兮人乎天也今夫愛憎毀譽意雖分而情則合不過為亭而起也使吾不有此亭則愛憎毀譽

何日而至昔者傖父居此家其宮而蓋之以溺愛譽不至矣而憎毀亦不至豈傖父邀獨覓之與哉人相忘之也人能忘傖父而不能忘誰菴是愛憎毀譽又不爲亭起而爲亭主人起也雖然亭爲山水而設人游其下者不言山水而言亭又不言亭而止言亭之主人亭主人不知也亭不知也山水亦不知也勞擾畡訏誰愛誰想誰行誰識是愛憎毀譽不起于亭亦不起于亭之主人而起于其不通不明之心不亦惑

而可哀乎。稽山有樵叟賣薪歸、輒徘徊不去、問其故曰此見成地、予每欲夕此一樂、非人非我、不即不離。其過人也哉。其明人也哉。

倪鴻寶曰似尤招亦似桃杯記樵以鍛銀成媚記即是傳大眞人冊文雖一然都下轉

媚樵亭記

始余之構遍助亭也、有樵至止。悅焉。數相過自許也、吾亦悅其一二高話。從千仞岡來、悅其有蓬髮而無蓬心。悅其戟手交股、坐我于朶陛栢皇之上。亭成矣而樵不來。併道不出此樵。亦奇怪矣哉。意者天遇而

儒仙定不泥樵樵定不泥樵斧羽翁人上通明亭斧[illegible]

人求之。日鑿混沌之竅。朝看麋鹿之羣。樵不能我忘而遂忘我耶。我知之矣。始余之構通明亭也。木石與居已耳。而且追琢之。丹雘之。標榜有加焉。樵以為餘且陋。宜其揶我而不來也。樵乎。而且來。此亦何與爾我事。夫所謂追琢丹雘者。吾以之祀白榆者也。白榆事。而家之所欲種者也。今吾脩榍柮。刋槎枿。誅茅編[illegible]以亭爾。而來仍戟乎交股也。吾詢爾山無虎乎。桂無竊乎。松無有辱封號者乎。溪雲白乎。泉月清乎。換

魚沽酒。醉幾參矣。夕陽牛笛。聽幾閡矣。樵乎牧以蘇秦縱橫也。諺有之、知性者可與同居。蔡宜藻鷗宜箬爰居宜遠鐘鼓。還子亭之僕而相進相望。今而後柴也其來乎。然而稽山籬落地。儀圖之。絕無知者。又不欲留姓字。樵乎何人哉。或曰此古石戶雲隱之流疇大真人也。偶來游戲。覺子肖睫問有待則入山惟恐不深矣。焚索之而不可得矣。有是哉。王子瞪目哈歎。窅然若有喪焉。久之。曰。吾失矣。吾失之矣。夫樵仙人

陳眉公曰蒸大一補亚城借戲爭納勝此竹苡後清風不了軒留去津宿便可鑄凡宗匠可也

也

醮竹軒記

妻不可與坐子不可與諧則客妙飯不肴俗茶限水草則酒妙花不常富松不易壽富不換清壽且先韻則竹妙三者缺一不可然而客無竹意客可無酒無竹色酒可去既有竹在則可友可醉而客與酒自不離五至譙巷先生常北游客酒甚具若無竹則覓竹家扦蛳啄不亦以筵管几片之類發會稽五雲之想

倪艾將耆矣復廣文松海至舍感翟酬之言脩竪字越三日種竹竹遂成又作軒以對之顏之曰醼竹醼日招朋引類成吾黨生子添孫順此君未有酒也則補之曰坐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先生于此几五日而醉三參未幾移國子去嗣竹者曰栞竹猗猗瞻彼淇澳子既而既執鞭而肉嗣軒者曰板屋板屋亂我心曲昔師行矣毀其新木更有嗣者精鏐及百粗覈三月無此大鏝或亦小補先生曰不然言即及利亦

孔之醜何人何我何暫何久山中之七日抵世上之千年寓公之三月卽山中之七日今夫傳舍其官者必且填視其我凶于而國哀于而家不可訓也吾惡知後賢之不與我同好也吾又惡知後賢未來之好不准前賢見在之好也卽不與我同好爆此竹以禦虺蕭此軒以代麗要亦復為馬通溷糞之場土還其主已爾而先生且三月不知肉味矣二三子葝時時載酒竹下以報平安當必有千霄翎鳳之氣大吐東

南之美者吾不啻熟竹而且爲後賢熟二三子也

二選亭記

見此萊萊百端交集于每畏渡西陵輒恍然于至治之世也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老死不相往來豈不美而信哉悲夫夫使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車洵無所乘矣然而不能也老子推本之論不曰小國寡民乎民稠則欲不足欲不足則爭爭之不得則鶩鶩之思必起于賢智

者。越。固。賢。智。之。鄉。而。稱。善。鶩。又。善。鶩。者。也鶩必極于四方而京師尤甚得其意者什三。失者什七。予每歸西陵見驛亭郎喜。又見去者什七而還者什三也。皆三之中旅觀約分其一。予爽然傷之。以爲此皆知鶩而不知還者也。極名號烜赫。金珠穰穰然。無。詐。而。還。難。矣。僅。然。又。況。締。纏。紛。來。委。之。長。年。如。縛。敗。豚。者。哉。今夫富貴生死之說不出于聖賢豪傑之口。謂懸弧以後皆行志之日也。至課其底裏。果不爲富貴。果不

欲生否。聖賢豪傑。非人情乎。祖宗墓廬。有不望之而色喜者乎。以此想之。不必倦知還。窮返本也。孔子之歸歟。嗣令之來兮。亦不過。常人之情也。訴之乎吾黨之狂簡。親戚之情話。也善乎陶周望之記滕氏義莊也。以爲採山漁水。力耕而約食。越雖小郡。猶足以老。意以爲從其美起念。則何厭之與有。飾衣之。食之。而已猶可以生居于越也。鎮河樓之外。沙埂空潤。予欲置二還亭其上。一日錦還。一日生還。凡稍得富貴。遂

其力之所及。以不負虛往者。恐錄還亭以勞之。即不得富貴而猶能奉身以還見其祖宗之墓廬者。則生還亭猶可憩也憩歸人因以勉去人。傾名思義。或一裁其無涯之欲。使其少得焉而止。亦猶夫太史之志也。予力不能亭而姑爲記以待夫能亭者將必有勒言者乎。

四瑟亭記

先壠之右有支坡陀入松迎澗淸風穆如余心而之

爲土人金氏不可問日久金氏鑁斧覘其下適値余
來憩命冉見解橐以贖一松一金幾薪盡矣而俛倖
得完其舞鶴拏蚪之體快哉因剗其瓏少許價朔不
較而余建亭其上顏曰四聽鳥音松韻澗響溪聲也
聯曰山能人語樵亦仙風又曰尋松看鶴眠丹竈燃
竹烹溪飯白雲皆此亭之實錄云山行者于此息肩
于此蔭暍于此避雨又或于此傍居人逃虎俱無所
不可而予之會心處終在八松風花雪月亦無所不

疎疎楚楚落落穆穆不衣不人衣被成器另有逸韻

宜余老矣樂行其志耳何必平泉金谷之爲勝哉

重脩廬山白鶴觀記 修建

廬山五老峯前有白鶴觀道士劉混成騎鶴飛昇處也唐高宗勅建此觀而宋學士蘇子瞻嘗獨游此觀極有詩天啓乙丑夏山陰王思任來游攜其友沈三賢陸士慎徘徊于觀之前後㴑池曰之水烹雲霧之茶摘蔬造飯薄飲追宗相與歌呼樂甚然而欲噓感歎者繼之蓋不勝今昔之俯仰焉棟宇頹危門牆不

設儀緒擾紊鳥屎碎簷雖長松歷凋依然琴鶴而茴荆離豈迷陽今莫亍聊賴甚矣觀主人李元丹乞留一言以爲與復之藉而任適在灊陽爲題白鶴觀說以貽星子令陳巽言倡其事瑯琊孝廉陶孔志爲糾首以成之崇禎壬申任復爲杞部視榷鳩茲而元丹忽來出孝廉手札徵記嗟呼廢興之故蓋有數存觀不得劉道士不創也不得蘇學士不名也而予與元丹之意不得陳使君陶孝廉等不復也星渚齊灑雖未

必能煥隆章灼、而亦稱稍稍恢聳矣、然而元丹目尚銜然腹猶未甚果然也、則請有以廣之、丹知白鶴之說乎、夫鶴者九臯之駿騏、性必處陰、行必步斗、非仙人之友、則仙人之僕也、不則其分身而託焉者、不則其相齊州而寄焉也、費禕之樓也、介象之廟也、茅盈之帳也、丁令威之華表也、鄭弘之射的也、浮丘之青田也、王喬之緱嶺而廣成子之石穴也、皆鶴也、皆寄也、道士偶一乘之、遂遺雲氣入層霄、視偃僂五老之

戲初士氏先生即是披老此等文字有何分別

微項不啻一跡爪其間豈復知小兒輩復有土木事乎予瞻聽明絕世了元以為大愚即驂鸞駕鶴為不死人猶屬最下一乘赤壁之遊自謂登仙羽化而縞衣玄裳者笑謂其樂非真樂夫何知闔戶晝寢之時誰與棋者非道士與羽客戲為君子軍於流水古松之間以蹶蹻蘇也耶噫嘻予瞻誠大愚矣然而予瞻不愚勝固欣然敗亦可喜勝不過三世諸佛敗不過九天仙子諸佛仙子與我何有哉且夫天地之間有

此段凌烟縹緲微忽雲霧之態幾不可以色得香味求矣另有趣遊

情者俱妄無情者乃真是故莫壽于古松流水而道士與羽客皆恒日長境静恍惚古初不聞人聲但聞落于非禪非玄辯得之矣如必從道士起見則廬山亦因續以後之名未有續時此山何所命名而竟無人來往居處其下與過而不留往應無所此爲深於樂山者也元丹能詩可與言者以此記歸之

新建江州守備府并内外營房軍倒碑記

帆天東灌至潯陽九派尻楚吻吳據金陵上游是爲

趙匡答曰原是使君條奏而退然不作人昂在五老之外突至文章斧鑿自與雙劍爭雄

豫章門戶、水陸四通、自古英雄爭利之地　高皇帝鄱戰殲僞漢、定一統、湖與江澄　文皇帝北岡精神一意在旋頭大鹵之間、叛濠作難、江州以無備送殉今上登極、籌海內大局、如布子、江右係中原咽頸地、乃展節鉞、界與化解、公公孫名李官都戶諫所陳畫皆邊腹生命大計、言言飲食、無取排擊人　上嘉乃建明皆實着可行、陛辭之日、喜動顏色、以爲西江得水活我窮鮒、且蕩蕩矣、至未幾而九連歷作、公左

手握策右手挿羽依項塵滌會流冠蔓楚疆吏來告他人以爲馬癰公矍然曰賊有種乎癰之馬則馬也莽之纆則纆也遂栗餘皇星夜出領揆天相地按冊而稽傳兵燹雌公夢龍始作軍嘆曰讖甚之矣天子六軍諸侯大國三軍次二小一執是雄州不成一旅於是乎議營制查舊額漸募兵共四百六十九名又加以戶廳夫陸營兵四百四十五名而又加以衛軍一千一十五名共爲一軍軍聚矣於是乎議將領謂

饒備之額雖長不及題請　欽命一將銜曰南九守備總水陸之巡以統其衆制曰可於是乎議備租置陸哨標營中軍官一員衛營中軍官一員標營哨官四員衛營哨官七員水哨上巡官一員中巡官一員下巡官一員而城內一營設中軍官一員哨官二員又設軍兵二百名其次隊長什長巡軍各有差於是乎議廩餉在守備歲廩併心紅紙劄油燭銀一百六十八兩中軍歲二十五兩七錢四分又原之家丁一

名歲七兩二錢哨官歲各十兩一錢塘兵歲各九兩
六錢隊長歲各九兩四錢什長歲各九兩三錢散兵
歲各八兩九錢共銀四千一百四十九兩零往時強
者預食或兼目弱者或餓啼終歲不得今孩季趣兵
使者倡給而兵腹始劑無不均之嘆於是乎議居處
守備府自門至堂序兩廡凡四十楹中軍廳九楹哨
官房八楹各兵營房共二百楹而在城內中軍官廳
序凡十楹兵營房六十楹又築海天堤凡三百七十

丈高六尺築演武場九楹塡基十丈共費金二千三百有奇俱公設處毫不民派又發佛郎機鳥銃等器三百件於是乎講訓練每月三六九日守備陸操教坐作進退攻守之法水操教帆檣泅沒順逆之法而季則兵使者考其習否之勤惰以殿最其兵及長而至于將則又爲之議汰存何者廻避何者廻陷何者廻郡邑之莊與仟佰則又爲之議官守令無敢侵吏贖無敢受民評無敢拾聾聵而務郎當兵民並育而

不相害、不惟不相害而且相利、是役也、公有遐心焉
不因九邊逃見、亦不第爲流警傷恐、公所謂看殺瑣
之六面防曲突于九淵、慮乘墉者淺而慮伏莽者深
觀其入告之辭、崇山峻嶺、未敢明言、則誠安社稷之
苦心也、君子以是知公之忠也、衛生靈之厚心也、君
子以是知公之仁也、兵使者因公成事而無能奏行
之、徒有紀述辭、其可以已矣乎、是役也、前直指使者
王公萬象共題請、今直指使者李公宗著督之竣事

而共襄事者太守汪秉元同知楊學孔通判張星耀推官劉孔源德化令伍常遜守備黃明卿而董其工者典史金光燦俱得附名列碑後而不佞任復申之一言大江東走廬青天墮赫赫江州據喉搭項迤水未師流氣有恙中丞出鎮鷹揚虎帳巡行御侮置兵題將其將維勇拔象拔牛其兵維趫投石拔斬須谷繹繹赤幘絳鞴騶介彭彭以守以蒐乃卜之居覘生飲班乃衛之堤避汙處亢雲屯魚麗旂旐鮮壯勢礴

工修既竣諸友請錢相國之記大約紀工費加勸激請當事也睢州朱師同崇蕭蓮師溫語家大人更爲

叫鶩鋒飛破向西江作保更扼 神京威靈四暢呼吸轉響用銷山疾用滸江腥膚功在社永著令名

重修紹興府學碑記

吾郡學世遠不知所肪載新志唐時置城北隅宋嘉祐始南遷向離迎巽成化中守白吉二公補葺之弘治中守游公更加營構萬曆九年守傅公移置增建乃大備而人文甲天下至今歷四 朝週甲子風雨侵蝕木土圮崩斷腹刓遽徘徊宮墻之外者俱歎息

己記而自 丕蒞役之 書未計之 清若不徵 尋常過用 者大人唯 唯驗日累 成命小子 錄出概私 釋之師從 學師工督 示苟發想 而以大學 終物立論 又以先聖 二明德[illegible]

無色而義與麗青王公寳來聘謂之後躊躇四望謂司李隴西關公曰孰與斯士而聽之闇曶弗耀也耶乃相與計度猶處節縮得鏹五百四十六兩進博士師朱公等而董之曰凡作事者謀始與其謀國不若謀家國則克家則力學故公等之家也往徼有司有司徼尉簿疲夷下胥史臺隸百相謾也百相窩也分潤則罰枯中枯則外潤公等勉之於是諸博士師唯唯朝受命而夕飲冰俱親督手民程手貨未數月而

而皆同文學爲祠孔册合作一家此方是神與府學一字不那一畫不缺之碑記批知如文章不在繊巧高勝意思尚大自然可落而不可及昔感風一鳴收山之花盆

游于聖人之門者難爲言矣天衢雲路巍殿穹門脩廊隆棟危堤嶻甍題桀蕘桷諸賢祠宇及板重靡不極綯好堅麗之致有是哉恍然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升吾夫子之堂而聞金絲磬欬之聲也乃問記於王子王子曰公等亦知二千石公之深意乎二千石公不旁謂化民成俗與學爲先不如俗吏之私小其索篋而所務在刀筆也公以爲方領矩步朝斯夕斯彖魏之懸木鐸之徇不足以提撕警覺之而欲以華

發八百年和瑞結作成周豈假鷃妍鵲巧取人媚悅已也

松陽鑑

聞之義外新其耳目而內欲新其心志使民之秀者日新作新而共以新命云耳又以為至善之肯端自格物始不有可是督而督乃公以為竹頭木屑陶冶錢穀備作惰勤工苦之細不詳格之則物不善使治國治天下者皆如此治學則金甌之醫可完玉塞之類可築鐵樞不匱之蠹可剔同舟肯構之誼可盟而幺口醜臧之領可獻　祖宗二百年來養士朝斯夕斯將無憬然於斯乎不然二氏之宇翬翼榫榫金壁

煥如其徒之有志者尚能鍊腰頁石舒腳碾輪不愛頂踵以報厥恩以庇生衆諸多士食鷦斯而處蝸室其何以對作之君作之師也竊又求之新善助於明德而明德之遠者舜祖禪禹禹則格物之至精者也敷土刊木作貢辨方郎絲枲松石桐磬齒毛狐熊箘簵楯柚塗泥瑣瑣不可勝紀之物禹皆自錫自紀之此亦洪荒後之大脩葺矣遂想九州漸被六府時功畢脅墊之四海一旦大滌於光明則明開新舉昔之

覩今不猶今之覩昔乎大小雖殊其致一矣吾夫子上下百王獨無間於禹禹曰神禹又曰大禹實以大人之學惟禹接堯舜而傳文武會稽乃厥計功之地先聖後聖一俎一尊互相對越其精氣往來亦惟是皐夔顏閔諸公知之而朝斯夕斯者民雖秀可繇而未可即使知也形家言穴博五行之盡學宮五位之中稽郡於薄海為陽璇之地而郡庠於太乙占竹箭之奇二聖在天仰觀俯察文命同之是役也受聖僻

賢光天壽渺皆二公之膚賜若佳日英文蔚起大科烜奕黎庶乂從安阜無量此猶其緒餘也諸博士師曰子言無倖然而致孝盡美則二公亦禹之遺意異時共祀之瞽宗其誰曰不然余曰再予記可矣

玉宸道院建廟特奉　聖像記

蕭宗朝羅峯相公創議易　聖像爲字位若板重然天下萬世以爲尊崇吾夫子莫此若其理正其氣壯不易之言也予獨謂其豈義居乎尊崇之意豈不以

爲土木形骸褻吾夫子云爾然則叛垂獨非木乎裸
形露體於廟貌之前或鼠雀蛛絲毀蝕其面目剝落
其袍裳誠亦可憾然吾見字位之前雞猪亦來而香
燈亦未肅也是尊與褻之故不在貌與字之間也明
矣去留都蟒蛇倉數武故有玉宸道院前有三官殿
而後以寶閣奉玉皇閣之下有吾夫子之像乃脫沙
歷險傳自宋元以迄今日當羅峰得　旨易位時勅
天下盡撤去土木像即毋敢悖少含以肅皇帝之威

靈羅峯相公之毅執有所從革即窮取下邑罔敢踰時日而此像在都門如突兀靈光殿獨留不毀此必有愚父老負之而趨若微子之抱器屠岸賈之存孤爲朱家之匿季布唐義士瘞六陵之骨瘞東青樹下痛哭而後去者此心何心也是真以爲吾夫子在是其智猶在有若似孔子之上也乃真能尊崇吾夫子者也何者吾夫子之像不存于沙胎而存于奉沙胎者之心則即沙胎以見吾夫子堯顙禹肩秋陽江漢

之氣亦何爲而不可繇是觀之其心存則其像見吾思知夫子在天之靈不欲憖遺一老于聖祖開天禮樂冠裳之會也然則是像也匪愚父老存之而夫子自存之者也丁蘭木母猶有生歡漢闕銅人尚知涕淚以知往知來能料祖龍之入室能奏金絲于隔墻曰大而化曰神而不可知之聖遂不能保其遺像于萬一之中乎哉道士某發心欲建一廟以象此像孔李自是通家道教總歸一性不獨鑒其逃墨之心而

抑當取其反經之意且以愧吾人之入聖域利吾廬以規便營私者曾與瑞之不若乎同年房觀察以記屬余請以此紀之

魯孺人傳

爲王茂弘也妻者是爲德之兄弟也母母姓魯氏前比部壽堂先生之女也母始歸少年相莊如賓友茂弘以高才古博自命由泮入雝水得肆力墳典交四方之士無內顧憂則賴有魯孺人在琴瑟既和矣翟

翟象揥、且夕以之、酬務布、昊天不弔、責傷遺之、孺

人計不知所出、絕去踰月而甦、貌諸孤雄雌皆四也。

聖逾日、咄駭婦人、是不爲遺體一慟而狄隣於情矣

於是祝含斂木、辭輒卜漲抱諸見而哭諸堂抱諸女

而哭諸寢哭竟與之約曰、男受書女受紅、好嬉豫也

自茲以往、我不而毋、乃而師矣食而以好扶而則以

師。所不如約者、請先君子之靈、孥戮汝於是經長史、

仲小學、口授叔且季、女領繡文、亦稱是、嘗是時、孺人

爲母爲師未已也洗焚掃除桔槔綆縆光則蒔而爲媵爲僕田畝公私鎡石出入則蒔而爲主記爲賤更防惰警偷愼酒食游與屏身竊聽則蒔而避者爲觀察使於是乎男有室女有家於是乎室得其賢而家歸於好凡大典大禮應酬小節奇零委瑣檢攘煩閙之事皆於丁年一婺婦取辦人絕不知茂弘已亥又開孺人機敏驚靜事已辦而口常不言人亦絕不知堂以內惟孺人一也今四子彬彬鳳起主文壇更

迭稱霸而諸倩復蔚然扶疏玉樹孺人食報方新而心已瘁矣始稱壽乃死死之日知與不知皆嘖嘖歎羨之有悼孺人至淚下者

外史氏曰魯孺人倩徐生徵予言爲媼壽未及言而典刑已去然予聞之徐生孺人行甚集非髮中人也抑奇男子之錚錚者乎夫死而復生之又復成之將鼎食矣誼不忍獨饗乃歸命於夫子彼雖經一哭者視孺人之終始節力何如也所謂死而不死死而不

奴乃壽之大者、豈必幻泡之軀上一觴哉、

范太夫人雙節傳

予曾爲慈水潘氏傳雙節、今范孝廉以其兩尊人狀來、事益奇、而志合符節、何天海之間閒氣流行獨盛也、戚門、南龍從蚝柱趨海、其混麗浩大之所融注、有往而不廻者、陰陽取精、爲忠爲節、亶其然乎、傳曰、儒士范時禎妻朱氏、二十一而寡、舅范時行、氏十九而寡、舅姑先去、家赤貧、朱之父母憐朱、

諷之不答給其歸寧為之所朱皇急赴溺頼有天幸兄弟援起詰朝以衣刀刎目幾而復蘇尋既髮作姆顏自廢而汪之哭夫目眥血裂隣嫗之語不祥即持斧自劈又賴朱以免逾年惡少或豔之遂縊衣自經破壁趄樓得解懸自後三寡起居食息若形影也朱舉一子名我躬汪共之寒餓教讀事皆二寡廿指中遞給我躬舉於鄉尚未成進士以二老老勉領暨陽之鐸予以天啓丁卯秋游五嶽敘其首荷之齋朱孺

人七十有二矣暨陽弟子稱觴爲壽我躬悅而復嘆也曰小人有母已試一月之養而汪母年六十有七不可與耐也行者居者猶二其望我躬不力以勞母心而暨陽諸弟子言范先生津津持大體不受一寒錢介如也嗟呼古今聲上豈顯人是少喪節辱生即三公九錫一笑耳我躬呼洌娉㑊之箠仕而不苟其他日奉二老稱太夫人以大官之食報罔極其有說乎我躬復有子纘通犀表天之所以報若節者如

此其厚也

王思任曰同心斷金古亦有之激爲左杜冷爲寒拾濟爲白嬰然此皆羇羇持世或出世漢也豈料紛膩之間有一德哉無巴財閱望之衛無刑書南史之懸無破琴息絃之要無丹雞白犬之誓見謂一鞍一馬馬牧數蹄孖所見同故可以同牧又可以同生又可以忘生牧而同老天之沴氣偶逆于范而兄弟早蹶天之元氣又大聚于范而妯娌貞且壽而昌而穀

矣天以逆成其順而又以順轉沴爲禮天乎然朱其
人汪其人不可無一不能有二而兼得之者范也范
既腴爽矣哉嗣後鼎貴表章俱未節也

黃氏一門節孝傳

崇明秀才黃長偉高文亮節稱獨行妻倪氏十七于
歸廿八歲而寡奉饍和熊皆於十指攻苦嫡姑歿遂
不肉食繼姑病則灼臂以祈鍳而其自彌留也能討
臙肩不爲火風所亂有子家寡事之亦如倪之事姑

也母病亦封股以進不效則刻木像以哭之鄉人曰

有是母而有是子矣

王思任曰以中庸之理論之公姑父母之病無常而
四股存臂黃氏故當世臂則爲黃氏之臂者不亦難
乎曰此者不勸不勸猶可而可以爲懲乎能不利其
身者方能愛其親倪母與家棄皆一念所起而庶幾
其效也非以爲冀其爲褒而必肖其所爲也效不效可
與不可皆無論也茹素貧寠禍有之乎刻木奉晨昏

是毋乎有與不有是與非是皆無論也不過還其一
念而已矣而黃氏之家有詹滴矣

嚴雲門處士家傳

嚴雲門處士名宇春字仲仁吳洞庭之東山人也曾
祖芥舟公以進士比部郎出守鄞郡治行祀名宦生
逸山公澇有姱節生子文石公果邑庠生無書不讀
無言語不妙世所行天歷子集者是也乃生處士郡
守公自鄞還解橐喚兒趣前受賜視之乃銅雀瓦數

片冰室之石墨一斛也又詔之以舊本三都賦文石
公謹受教每晨起輒謄子史萬卷盡二緤乃止洞庭
故古之震澤魚鮮橘韻不可以食烟火之喉文石公
不樂出而蕭疎好客烹雞倒甕命巾車縱游艇領畧
東西兩山之勝者無虛日處士先意承志共給而儲
胥之家日挫乃走金陵諾趨時之策金陵故四方大
都會也奸利者于斯而大豪古俠亦于斯處士卽無
不處也居室少有而文石公病入夢兼夕歸上所得

孰多文石公霍然起笑曰有吾兒不愁無我客也乃復走金陵四方之士謁鍾阜泛秦淮之明日即爭欲識嚴雲門面而處士不告憐露接應會四坐僉懽一夕亾其篋跡之隣少也于探者欲苦之處士不可是子親老而貧不問可矣他年隣少大盜犯械而過處士之門俛頭疾走曰何顏見嚴公一傭病劇乞還詢其故曰公長者不欲穢公庭耳處士曰如此病酷中走四十里不及家矣亟舒肩醫治有不測于我殯竟

全活而猶子其乏甚以所居上券處士返券授之全

猶子不幸殁撫其孤更痛有女弟少歌黃鵠誓不二

庭處士迎而養之終其身文石公軒鬚垂腹與元美

子威分壇角立元美子威以城樂知交遍天下冠蓋

文石公以山樂知交遍兩山樵漁處士所函至寠屨

雲蛆天花海錯桂蠹胡精熊蒸豕約之彙何曾之所

未食膳祖之所不知者題封歸此閩人此蜀人此厲

門龍塞人遺兒爲壽者過背漁樵人漁樵人食指雖

動不能省記第日好好睹相懷去而文石公之罷酹更甚天下有一官是亟而親未飽其一薮者又或以親行法予意中所詠者不少視處士當何如愧殺也處士栫祭必躬祭盤盂夾第上爵卜紛若而其視松櫝也折一枝如夷其澀用是墓木拱而無觸鬱葱甃然矣有鎮名泰駐客寄也路竊渠把處士整之或曰事不我切處士曰郭有道掃舍豈其忘獨騃杈哉文石公至耄呼處士共飲拊其頂曰吾兒孝子也亦仁

人也文石如蠶叢揚簡情蔑言一字不輕許可人豈有譽兒癖乎孝子仁人處士之品爰定之矣至今怡老堂上棋枰書几恍聆謦欬則天隱子處士之吟聲金絲猶動也處士元配葉孺人莊肅而儉昧明督臧獲勤事而小星之德更著亞配楊孺人佐夫輔嫡其淑恭慈惠有加生二子昌祚昌檠能世天隱子之學而大處士之業者

外史氏曰吾聞洞庭嚴處士淸特古異豊頰而髯長

官人如洗、有雀鹿之性焉。天壓子所稟也。其人中道曰儉而恕、寬而和、至仁孝二字、其父歸之矣、得陳徵君狀之、孔宗伯誌之、而不文之王子為之傳、處士可以無憾也、伊二子有一言未肖其父、則寢食不安、嗟呼此精于求親者也、昔有鷫山澤之臞叟傳粉施紹翁夕上食、美則美矣、是他人耳、以此見嚴氏之子孫不但世且孝、而文章大雅、亦穆乎其遠矣、

米太僕家傳

太僕與予游膠庠、數騎驢聳雪肩、譚文藝、相問難、同鄉舉、又同捷南宮、同出黃鐵庵先生門下、又同讀禮、逾廿年而太僕分節婺州、予爲髀編、其仲子壽都向予問業、太僕以玉樓成召去、壽都徵予傳、三年乃訖諾、非敢後也、欲詳之而以小艸冗、不可鹵莽報也。壽都孝子、更文士、讀其行實、墨俱淚矣、又讀鴻寶石齋兩史公誌表、太僕可以不死、然而予欲起而生之、予非能生太僕、如李少君葉道士聳竟追而覓召之也

人之不忍歿其親則為位以哭之為位不似則刻木以哭之刻木又不似則傳神以哭之傳神者終不似則聰明之子求文以似之然而文章家述美誦懿本欲似之而又終不似其所有若兩史公之文太僕則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也壽都可以哭矣而壽都猶未慟也至予之傳太僕也則欲壽都之慟也蓋予與太僕交最久知最狎欲以傳傳之也正如畫者兩史公詣其朝像而予欲畫其不衫不履亂髮亦好處也噫

吁兮痛哉

傳曰、故太僕寺少卿米公萬鍾、關西安化人也、以祖父錦衣籍隸都下、字仲詔、性喜石、慕其家漣城風、故號友石其爲人也正氣古心韻雅文雋是其本色而好名脩俠喜爭勝嬾疎癡癖處亦復不少公生有萬夫之稟今文古文詩歌詞賦俱登峯造極至所傳三跌子四句半鹽水鏡花夾村粘雅元人唱之而脆順者尤精戈法稱南董北米四天之下求米字者買得

層輒相誇詫因是每晨啓屐滿函襞乃置簿錄所求姓氏往往失遺至攢眉償累不憐公亦稍稍自矜重霎蠶繭紙冷金便面舖置沉香板上必麗兒吹簫管引滿一盃乃疾書得意公復善爲斗尺字五侯緹騎中貴家往往得之華其堂公常以此稚驕玄宰而予故關且柳之又善畫山水鳥花俱造微入妙久之不能給因屬月出金錢倩捉刀人捉刀人爍濕難調反以此持公公不能飲能好不能醉而喜看醉人能琴

能奕能彈琴能蹴毬能劍能謎隱詼諧打令哨緷泳趣能審音顧曲能別向博古圖而其大要為好奇在石少共子游墨水見一雛姬名卿卿驟惑之遂絕去同年友一行揄揶公如嬰兒啼獨後別回環授送為以百里爲千里初令玄扈不齊一錢弟愛其文竹數十段截為杯筒榻座膠漆快年許而轉輸費更甚今巴檄治行卓三異矣忽欲看浪如象大鼓在天上之峽須借郵符帶朱砂解至京塞屯坎困之卦備游之

雖筋磨氣耗不悔猶日不足以償一月也謫令六合走姑蘇謁節鉞或言太湖去西子湖三日夜耳卽賃篆往觀之然大有去後思于六合六合人孫伯觀齊士也俠而藻作校重祀專諸祀張果老祀王無功祀米仲詔人以爲異而予以爲同其視陶清源也偶過水月菴習靜兼人餘皇至遣一程不顧吏曰當往候大公怒毋洞乃公事茂陵劉郎如掃落葉損公緡索女爲牘者踏穿門限公自怨毒時搥肊頓足米生米

生何乃自若如此俄而曰飛鳥依人窮而賑我且奈何一猾至見公曰走非累公者但家貧覓得雲籃紙十幅乞公書可以得百金公肯諾不必贈王不留行矣公大笑便呼墨汁立付之客便納首辭去留之明日辭踰月又辭公乃益强之留大飽所射而去公至今不疑也公至杭爲觀察從未題封半面之識慕名之羽翮求通寫慕者蹤相如也會往四明謁蹉使揉禹穴爲亡賴少年所擁擠過我門不入時予失官失

帖知其性不以爲憾公亦不以爲歉其坦忽類如此
省大比士借公外徵察公方角巾芒屨步昭慶寺訪
古書及時之朝盈孜孜惟恐失者諸士子科頭跣手
護焉其呵譏不遜避公不忤也嘗邀予游三洞一洞
須爇火升摩入崖如鼻堊人挺臥若小歛予意難之
公即銳然去冠裳以先之有烏傷簿甯管持公木屧
易纍字詰之何故願得多書罪數行還家手公字耳
公乃慰之去反貽多書被羊肉騙矣出優獶我戲

槍几木刀械悉眞具一錯不可知而公喜以此驚座
有僮司別墅没穀粟盈千有告者公怒杖逬欲得之
嚼其肉無不爲此奴危奴笑曰不須我廩賑公在稠
坐袒而背翔出袖中蝗數升飛起大呼曰天乎奴死
于此矣膝前抱公足大號請賜死公曰嘻且走一走
而事解公在海淀作勺園引水種竹大似輩江南晚
作漫園領兼葭之趣然喜爲曲折展轉之事嗣移戶
換客卒不得入即入亦不解何出客方悶迷公乃缺

而所爲米家燈者即以米家圖之境自摹之而自譜之矣上元夕觀者如慕鰲城所悉古雲山房房中積卷石爲山艸木生之寶藏興焉事事欲與米也所蓄石幾至萬金獨一石峯詭譎避寵之別館以當御徵閩人吳文仲用孫位畫水法圖由遍索四天下題呼予猶心許之而未竟公又得房山一大石便欲負之而趨日轉騾至千頭行僅一二里費子錢半萬如靖郭君拒諫吾無辭爲之移不得至乃即半途築垣衛

之如守塚者設數十戶歲時一往上食公之門自道學文章技藝拳勇三教九流百工傭作一長可取之人公皆錄之飲食若流賄贈無算公不甚町畦大度普心無賢愚厚薄親疎可否之別以故歿之日客存散者俱半惟六合孫伯觀爾壽都督大事蘇簡遺囊三十碎金而已賴大京兆劉公榮嗣少司農劉公重慶醵賻之始得歛公居官清介內持不以貧施朽客告之貧雖甚無長物亦必以杯斚付質庫應之魏璫

韙公才予欲諷一往不得南中大貂祠頌乞公書公正蒋芝之陽麾其幣厲聲曰刀鋸餘欲我挹筆哉竟以此銜短後衣搭齊督間幾不免　今上龍飛賜環□卒至有僮往石門信至公夜上封事請速斬督師頭速備禦俄而薄城下矣公提刀守德勝門□去郎不言從薪功冢宰每晤云公者宿也即當啓事奈無缺公曰一人出一人補矣安得缺冢宰手謝之而心拂矣公遂以太僕終元配李淑人早卒繼配陸淑人勤

敏佐公官以十指供中饋和熊易壽都成名士公董之時一慟而絕格于　命婦亦不可稱烈國家事往往如此李生孟祺娶王氏祺歿而王殉得表烈何忠義家之多難多奇也亦有人材豈盡　天譜哉陸生鄭壽都文苑中之飛鋒也父母喪一時弟壽國方覓梨栗一臂爲父枯一臂爲母枯一手拍父棺一手拍母棺痛哉天不助善人以濟禍豚之子之爲此傳願壽都一慟之後勿再日也

外史氏曰人各有偏至不掩其全予嘗誚仲詔子之石破瓜久矣仲詔曰君家大令何不厭家雞耶仲詔過潤州表元章墓至犯難搆訟大有費破乃得還其石焉此皆人情之所不必為者不必為而必為之乃所以為仲詔至憤躁凝癖人不敢以之加仲詔而加之者惟予則予固仲詔之知己也民有三疾何害狂狷即不得抗中行乎

遂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問此時鄜州之月聽少陵浩嘆輒酸鼻閉去傷哉舒毋毋命之際執其見科八歲之手也欲淚淹枯欲言氣續科知哭矣而京若喬猶奪稍以嬉謂毋今日痛猶未醒彼稷稷者何為傷哉其未解也而今解矣投之黃泉窮之碧落解無及矣則以傳屬王子而併其繼之毋曰湯宜人者請合之傳傳曰與化李組脩氏故文定公之孫也海內大家牀座辭勞郎無如李氏而組脩公獨奇別介持陸

梁於帖括之外一進賢冠何足目乃公因痛精墨四
整親精地理因四方有事精兵法因災祲精風角星
緯因游閒精奕因內養精黃姹之術蓋古之太忘人
也文定公雖久相中憲公雖莆守然父子婚甚寒薄
其府第瓠殼耳組脩公偕伯兄攻苦蕭寺二春禰牽
手足始儷舒宜人耶陽頑貢之息也歸組脩時雅素
累絲不以爲愧太恭人姑徐笑曰新婦竟是大家豈
無百兩妾所用之母從此奉教時其蚤夜惟太恭人

是婿客至相府容堂聞應而機杼聲甚厲詢之母舒所下也有戾姍豺其聲而性更過之與母處一月而鹿三月而舐五月而化爲麟夙之時吾上以舒姊結青蓮子去母曾首舉一子與小叔年相若小叔危於痘母戟額神前願以己子代而慰姑之痛竟得酬允鄉里至今有言其事者紐偷公不問家產母代持籌不問盼息科就外傅母拜棒以授日童而牿之先生無願世家子中外方嘆賢淑而忽以疾逝得年三十一下

有五當是時素帷香冷英步珊珊歸來悄視三子一
女斛斛熟矣而太恭人撫榻且吁也組脩公即何敢
寘息母子起步中庭陰風動燭相與謀繼太恭人曰
繼之則無母而有母組脩公曰繼之恐母存而子去
則相與泣數行下既而組脩劃然一悟曰老母之事
大弱孫之事小兒多外游誰為捧盤匜者太恭人曰
即為我而繼之不再等矣於是擇太與湯文學之女
而委之會太恭人曰立母如立君必也正名乎組脩

公曰與權未與立蔑則難圖也太恭人曰咄何爲介此不祥語而湯竟毋矣人以爲危疑之事難任如此而不知毋固正大敏顥有不可以常情測者至則事太恭人儼然舒也僅易一貌耳太恭人笑曰得非離魂認臂之奇乎然更才甚組脩公坐上客滿性卞急毋欲之即欲得毋曰弟奕之未半局而着核精整上下數十義矣而太恭人經創醞藏意造之俱合作也飲食不正嘗其淡濃滋香冷暖甘苦[illegible]著事事精潔

組脩公之福不儉矣撫科之兒孫亦無以異於舒也組脩公或小有督責母即諍曰若舒在何至此其呵護倍加組脩公往莆陽省中憲母代秉筭縮脩鑰以至弔賀酬酢之禮非如也太恭人病母亦請代長齋禱佛前者三年病竟愈爲科等總角整裝包書賦菓菓至娶婦婚嫁一絲一縷皆出其心綜手肇自舉二孫不傳哭之亦不哀曰有三子在矣撫摩成立十四年而母又以疾逝得年三十有九長科今爲太學生

嗣京崇禎戊辰進士今爲南昌府推官喬萬曆己未

進士今爲陝西新督撫兩母得金封宜人而共笑於

京中之小劉山子孫幾有斯矣

外史氏曰天有先後地何不然人亦有之矣有堯有

舜有禹有稷而今於笄中求之有舒有湯也此兩母

者論德性則女中堯舜也論功業則婦中禹稷也異

哉不相見於天之下而可以相見於地下爲李氏諜

子或生而成之或成而生之易地皆然二天則一也

家有凶事或益之不凶反得稱吉雙毋哉

馬因客傳　崇禎七年十二月初六日質明遊夢中事兼夢中傳而稍爲潤色之

馬雲、字因客、西人也、勇力負俠、似曾爲貴官走大陸、見□馬騄驌、齒骼很耕、先具袍帶大招、乃同其友一人御土擁之、須臾厲爽英鬼、如石子擲至、其友氣不勝、除酹乃立斃、而因客壯盛、仍獨立坡其事、以歸途遇一羣豕、數買鞭之、有豪横闌取私稅、因客不平、立拳之、至中抵法埋道北、彷彿是平子門外隔沙河有

大稱一統不省何文字意是有道碑也韓求仲太史
往入里庄看佛日將入虞淵因客在埋中喚求仲立
此碑下者三意是護求仲恐人不利之子適游其闕
聞因客聲而不見其人南岸一人出曰此西北大俠
也王季重在此可出見之求其傳因客曰不敢請耳
俟月上未幾而寤

外史氏曰此夢語也予夢多異游異山水看異書與
異人語馬雲入吾夢更恐天下大矣焉知無是人無

起事然旣稱大俠當出生死而破空任若一血氣之勇埋骨殺人猶若事耳何足留姓字而迫迫於金雞未剪夢之前索予以傳哉鄉日王季重王季重何人也劫灰之後不但不知其人亦不知王季重三字稱何甚也